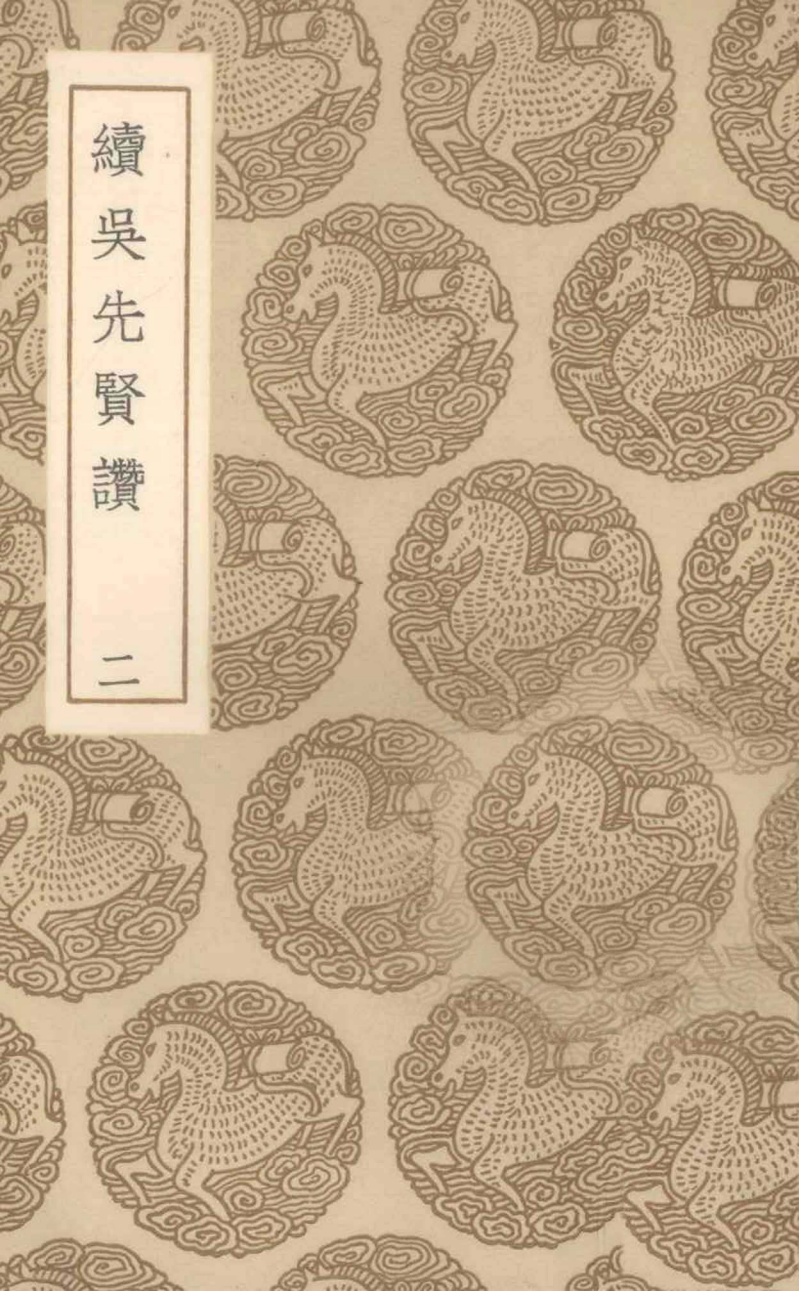


續吳先賢讚

二







續 吳 先 賢 讚

(二)

劉 鳳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讚賢先吳續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劉 鳳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續吳先賢譜卷之七

劉鳳

節義

劉政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汴人父以禮則余從高祖也
生有至性好學問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為輕論於鄉
第一方孝孺先生都試見其文目之猶孤鳳在島中
當為虛丘既感其知恩嘗欲有所出之日久未會靖
難師起慨憤不食死無嗣

黃敏

黃敏者當熟人洪武初以奉常弟子為尉已而舉進
士給事中常言燕事違將謀宜速代之計當以時決
需之生肘被憂後以待服歸兵入投琴川橋死時命
自木亦勸楚守奉勳王兵為衛尉執送虎之

贊曰士守經義儒承冠道先王語其雍容醜藉可也
及事變起能奮難不忘死亦良難哉仲理未食其食
徒以受國士知於孝孺遂以身殉叔揚有隕無二為
臣之節是其庶乎方國家始建威德遠盛海內忠義
之臣接踵而死湮滅無所復志者多矣故其事皆不

得而詳焉至匡山澤易姓名隱約以終身此其人豈
有所憂於後哉名不名無預也而明教化以著統風
勵來者是以貴君子表微乎

死事

王永和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中為文學博士適饒之
孔子廟庭壞請脩之守不時應和責之以太守行風
俗不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興禮樂哉入為給事
中勅候尉馬順怙寵而驕妄厲私威使持節冊 韓
世子又勅中官饅寒無人臣禮尋遷侍郎工部撫監
淮右治水徐州鑿呂梁蹀河派正統己巳從征沒於
土木之師贈恒良厚進尚書分官其子賢評事仲子
敬以明經舉季霖進士復為給事伉直不墮其父風

張益

張益者吳縣人少長於燕舉進士選為庶吉士預修
史遷修撰進學士召入閣典樞政正統間北征益與
曹務並從嘗勸 上持重及師濟與務俱先益慷慨
有志畧師出深憂之竟為中官振覆焉振亦死於師
而人未知益非天敗振振實自敗也益為文立就軍
中書符皆其草初與吳昊嗣初孟端同舍藝事益為

賦獨工景遂罷不復置景圖竹稱絕益亦絕不為也已已之事誠猝不謀然兵久不用漸驕令少不能戰夫征伐未為非計而將帥之臣不無罪焉逮正統間有許銘者思溫孫也初為司馬屬後以都御史按邊馭兵以嚴將被罪者因嗾其下亂作死焉

錢泮

錢泮者常熟人以叅政家居嘉靖乙卯夏五月倭夷入侵我郊保殘焉斲泮父棺泮忿之尹王鈇者工騎射以功名自喜常手射二禽斃之遂有輕敵心值寇自清湖將與在福山者合偵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耳謂其弱易與欲微取之泮亦奮欲報其私率其子弟前焉鈇繼發至三丈鋪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泮大呼進為所乘四起猝突眾遂亂泮不能整卒殲焉鈇亦為眾所擁矢不得發旋入濘止焉解劔命隸者謝其毋隸猶翼之委鈇叱令去寇執之不屈死贊曰大吳之風與燕齊異輕心易於去就守死不變奉其職無論利害是難能夫哉未和封疆之役親執擊敵提馬而介於陣雖獲師徒亦足賞焉者益帷帳親臣不能畫計今全遭狂豎擅命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言者謂使固壘無動豈有患哉然益之沒或欲援

之出不從志可尚也泮誠內激於忿夫寇入而士大夫無固心不以死悍其若死綬之義何故鈇亦可謂慷慨夫夫

孝友

金道玄

金道玄者吳縣人陳萬戶養子也方國珍起行省朵顏發政督師討之期會戰驅之補門國珍偽降陳信之懈不為備道玄諫不聽已而果揚颺直上師燔焉陳溺道玄求不得從之海曰父有知不使為賊俘也若有馮焉者淶至溫之沙瀨上竟得免歸或薦之士誠所道玄聞復遁去子問以功名顯

瞿嗣興

瞿嗣興者常熟人母當暑病甚興燻湯跪請洗親撫摩癰穢夜驅蚊不休又患積氣食不下與判股作羹母啗之愈又忽非時思菱解衣行求水瀆得之人咸謂異子莊以薦得官至叅政福建

錢迪 徐植

錢迪父黈洪武間當伏法迪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上其事 詔從之時又有徐植者父達以稅事當刑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鑕猶從容賦詩無懼色 二子

俱常熱人

顏琇

顏琇字季棗洪武初父戌鳳翎以母歸行琇獨留父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度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扇諭親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為人越代亦竟不肯意時視父溲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贊曰為人子者無以有己若他隨所事則致命焉故育之恩與所生等孝能無間然者尤未之見也道玄事陳驅馳兵間有隙無貳不自意全也迨僞吳求之逃焉以免豈始於事父以致之君者耶趙之與植少遇變而以死殉傷或是天性然耳非可強相慕為之琇之養極其心而卒以喪死雖云過者俯而就然賢者之行寧可非與

放應發

放應發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瘳發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發露禱於鹿灼肌以代母痛願以已之年與母夕方晦忽開見斗六星唯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

蘇

戴君用

戴君用者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當坐君用代之刑於市妻吳以節行旌

王海王淳

王海王淳者父鑄辟為都督府掾屬洪武初生之當伏法淘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禿御史言父以淘故懷祿淘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由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特免焉

莫轅

莫轅字巽仲幼慧悟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答探問誰教使轅無恐言死父豈人相導為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為轅陳非辜竟死繫轅已釋李父侍郎禮方麗貴用事時持法嚴轅預恐及縲楛一人戊閭左者為其屬後禮見法轅竟以前被伍符免兄遺胤幾珍取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轅慶觸網卒全已而遇赦府既痛其家禍深自刺責常茹糲飯蔬鄰夫火勢迫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為焦若其險行善惠利人

多夫里有賊禍少年葛嘗疾傷轅屢執焉且陳其殺人狀於郡縣曰葛所殺三人者死溺耳欲逸之不得深為惋姻沈生坐之有遺孤女字劇劉又他適轅乃長而歸之鄰有奉室死疫者遺子人無敢視恐厲延又收養之素與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遊故亦長於學問

柳文信

柳文信父賢與徐右等賢且虎妻唐娘信泣不已右日使人存之且約若生子當女之已而信生唐遂行右養信長而歸之女洪武初右坐之抵死信請代右義不可曰而父以息托我奈何今不祀事亦良解後復以他見速信曰今幸已有子可以報矣右復不許信潛冒其名姓死獄右感之竟亦不予

沈伯剛

沈伯剛者本孟氏為母之姊沈勝五所養沈且老生法請代固不許剛疆謂吏願見刑吏怪其少上之得宥時又有朱昱父被左符攝老不堪兄亦先事逸昱請行所司少之加焚掠謂隱吐者昱終無言俱長洲人

吳淳

吳淳字伯善少與兄學兄中遭疾廢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黨作人不自保淳肩兄趨避之遇強暴刺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昏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輩遁以終

朱良吉 俞敬

朱良吉者常熟人母錢病嘗劇吉自潔齋禱剔肉出心割以啗母良愈吉創甚不能興邑人俞往視見其冒開五寸所氣涌出為納其心縫合之頃乃蘇又有俞敬者太倉人亦嘗割腹刺其肝愈母疾永樂間旌其孝官之尚書朱灝廬父墓每築隴樹號樹皆為枯有鳥馴狎不復畏人與叅政盧雍皆以孝蒙旌異

陸安

陸安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法時以用重典刑亂無貸安急即與兄訣晝夜至都伏 闕請代許之驅詣市中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妻鍾亦以節聞

梁昱

梁昱字文輝少從諸父學為遊娶三日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蔬食水飲如一日免喪隨計上冢宰蕭山親驥重其孝親候之為咨嗟而去部使者孫鼎表其孝將列上不果仕為平定州有惠政民懷之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粟母食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枕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贊曰孝友之根於性豈有異哉而特傲者乃時有焉非教之衰則俗之易人湛溺之不復覺也吳禮義之國其君子閭閻焉溫溫焉可嘯觀矣其小人竭股肱之力誠所素初乃其常及至臨利害驅之白刃而天性之發耳之無苦又皆穉幼閭巷之人非有保傅之教詩書之澤也固習之奢漸靡者深至德之風尙有遺乎至非所自出而恩無與二又加於人一等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續吳先賢讀卷之八

劉鳳

儒林

陳繼

陳繼嗣初祖徵本淮城人從婦父江承相來吳父惟允僞吳時客潘元明所矜仇專已王行董皆望塵走事之良謹騎而呼止仲隨吾來何自喜也後允死家破母與操節育長之遺書尙出萬卷遂從止仲學又遊於俞貞本時經術頗廢乃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不敢立異而於箋疏畧皆通究釋其滯人稱陳五經他書亦多淹誦爲文有思致楊文貞見而等之薦於仁廟召見授博士適開弘文閣許延文學訪容治道俾學士溥侍講璉及繼領馬宣德初預撰兩朝史進官力辭又踰年乃得歸乞言者多詰之既老已厭苦後王學士淮來與登城望因見其二子請馬錐疆應之思不屬甚病之遂戒不爲故所交復從之乞謝不能念曰彼學士貴耶當爲之何窮交之與有遇不得已操觚病遂不支益其文潔嚴固當需緩然蹇躓由才不逮耶其天性篤淳屢道間方蔚有儒行聞之

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節孝事使御史廉之則方隨母抱甕行灌僵倭甚恭色若為樹藝娛親者頃母入以壹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嚙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 上尤嗟異以為有禮所著集曰怡齋子五人寬完皆有文

徐達左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讀書郡陽郡弘道舍為易從受之又受書於董仲仁喜與諸儒論難益求其說時兵革方息學者尚寡達左教授於鄉多所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辟署東園守仁辟為文學博士凡六年李嘗著顏孟四子書同時有林大同亦力學博通經傳時尚未專用朱熹氏學故躡象存者家有之被薦為博士大梁以病予告永樂間再徵不就所著有易義奧

錢更生

錢更生者常燕人少慧治經術篤信之洪武中應辟至中書見宰相不拜問之對以未見 天子故不敢先禮焉守事久之不得召會有 詔祭元初王各為之辭進更生所撰大契 上旨即召對欲官之謝病免歸李初名沂以事見法子廸代故易為其所為經

亦不專宋儒也至曾孫昕官布政楚有廉名

呂昭

呂昭克明崑山人以經明薦授掌故徐長於學問敦行不苟慨然有當世意嘗上書言事稱 旨改尉浦城故山築閘少耕植昭躬勸課遂以豐稔遵守 沁州不能治裝有老父持金贖者峻却之然行未半道資費竭盡質衣猶不能賃舟車路出徐故所受經弟子憐其寒共進一裘買驢載之官于旦既從進士遺書厲之應乃亦有父性按河南以不合去後起為郡理迄罷無所侵居管環堵不蔽不以寒為念歿不能喪魏公曠矜之始得殮

殷奎

殷奎孝章其先自學亭徒崑授春秋義楊維禎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聞大常籍奏試通一義遂請諸能稱者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見忤調咸陽即盡節所守教諸弟子文義甚爰獨念其毋不置竟贊贊死諸弟子私謚文懿先生奎為文爾雅深厚不為浮誇學亦頗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書甚衆看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文離康等二第壁孝連箕孝楊俱經明為奎卒壁徒步千里以其喪歸箕舉秀才試守金

事

秦約

秦約文仲本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再徙之崑
文王學為儒有高行約至正開官博士洪武初召對
拜侍即禮部以母老辭歸後復以東帛徵上封事乞
重儒術廣教化之意又令守相考上各為書上之省
以訪咨治民術授文學溧陽吳沉薦約舊儒宜置之
側得盡啓沃在溧陽久之乞歸卒約為文原本經義
貢師奉極重之所著樵海集及他書有傳者

周南老

周南老正道在元季以薦文學掌故當塗又檄為吳
縣功曹按獄能得其隱詣關上書陳六事進省錄
國初徵赴太常議禮放邊管集易傳說禮舉要子敏
亦以明經薦

顧巽

顧巽順中長洲人永樂間以易教授於鄉自巽始時
方統一經傳崇道德成就教化除去異議輒以非聖
罪之靡然嚮風其弟子賀庶孔友諒顧詢以易在文
學高等而巽子瞻瞻子餘慶皆欲傳其學絕家為即

陳頊

陳頊永之長洲人言春秋於景泰開受業者甚衆為
授武陽文學掌故適故人守豫與一馬乘以出入已
乃還之欬使遂愛固不可未幾謝歸頊雖以經教授
文亦清綺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
肯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驕不徒
文也所持論長於刺非而李歸之正要以經義從有
適楚及游梁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有焉

陶振

陶振者授學楊維禎所洪武初以三經義舉言詩則
無書則沉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樂其近皆名陶生學
為掌故吳江久之坐法傳詣鍾官奏賦三篇多俚語
俳調得釋復為掌故安化振才易辭近卑俛為時格
本無足稱而為經生者本之

盧應坊

盧應坊者襄子也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力學甚苦以
易簡於鄉與國之俊士習業其所為未嘗不由禮言
恂恂不出口退讓如將不勝而操諒履貞見不善義
形於色鄉人子矯妄為名造作語言而行汚市人嘗
深嫉之所著書皆以勸喻德義不為諛言
贊曰儒之為益於世豈空言無施之謂耶自昔王者

無不詳延相與博議於助據未集之日首風示天下知所遵尚故太史公所稱功令務以教化成俗蓋謂王者之首務三代以下未始有易焉者然詩書禮樂之澤存更壞亂及整齊於散佚之餘師異教人異說益遠益踈故分裂爲諸家人自爲疏固訓微箋解道爲天下喪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藉前聞獨追古始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昔儒其所爲說皆拾之掌故第子口相授受及坑燔之後所記憶十總一二而已若孔甲矯疵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複中翁之屬皆傳自商瞿子夏子張氏之儒而湮微燼滅存焉者蓋寡亦各守其師所授尚亦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爲駁而不純簡斥竄削屏絕之甚於坑燔之烈然每竊取其義勦說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怨焉夫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古所傳師氏所守稍不愜已指擊不暇顧是猶有可言者卽朱氏爲易義皆顯竊王弼之餘而云王何罪深桀紂則盜儒者不乃無罪耶使古之遺篋手熄夫其曰經解而倍經者往往著於篇辭陋污滯何以服往賢之心且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狠愎自用不肯虛受于載爲恨可勝言也晦燭

至於元不復以經義爲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稍潛心大義有所考質惜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顯有同異若吳氏之於禮及他儒於詩書易各有傳焉亦未嘗盡廢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者鮮故大異雖以文學稱而經術未得其傳 明興風示海內以專經崇儒始有所統一然未嘗令之必盡以宋儒爲至永樂間諸臣籍奏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於數學且不敷而徒標取近義彙括傳註口耳未學聲音佔俚猶之未暇而况能淹該徹通通誦貫徧識多聞於服鄭馬戴稽覈 門戶一染指於鼎知其旨哉甚非上所以重經術明教化之意也然頗載前數君子者亦其志行篤謹持已公亮仕不希寵應不違俗皆近儒行與波溺於文辭輕薄無檢者異科故特列之云文學

文學 王爨

王爨帝宗先蜀人父教授昆山遂家焉爨羈而貧好讀書入天台山師事孟長文長文故事元儒金履祥旣博瞻廣肆於古無不窺其所爲文雄沉以暇嚴加有典則時楊維禎自名能文而多怪迂且不適爨心獨輕之數詆訾其失 國初徵撰元書後母老乞歸與高啓同坐魏觀事

謝徽

謝徽元懿長洲人在元以言詩被選洪武初召上預備元史授編脩兼令教習子遷郎中吏部辭歸已而再徵為大胥屬徽學長於訓誥而淹誦多於他學者以博聞稱文辭頗暢朗與高李廸齊名第恭亦能詩皆有集傳

王行

王行止仲家本徽父為人行貨於都市以仲操挈從時樂或許貴仲能別其上下品輕重之主嫗欲聞諸小史稱官仲輒誦數家時時為陳說主異焉與書一秩洽日以誦得遂俾之學乃無不通其家所藏書且多盡發篋陳之既已習即辭太游諸生間為言濟南生詩伏生書孔安國禮灑灑不窮皆大異之然視其居徒壁立故未嘗有書也問其所授則從藥肆翁為文宥逸而譎氣陵一時在張士誠所以止仲故賤下客畜之不甚奇也洪武初辟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難叩以經義應如響且各有意見進與論難皆自以非所及始大服守魏觀王觀前後薦上不報將入都或止之仲自負奇材欲有所見不顧往密監王玉武人不喜儒仲以巾講謁立談大愛之引與謀議未久

玉以事忤誅與其容皆死焉王生有縱橫才當摩雄間嘍欲立功名既無所就卒乃死黨人幾若刪通難其言不外間然玉之威強振王性又暴戾豈足與者無生平舊而一旦遂為石交生既無以勸之抑損而又甚之坐取夷滅非不幸也

申屠衡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楊粵間與楊維禎游推其博瞻嘗客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困及命筆為文則疊疊有思致洪武初徵使草檄喻蜀大稱旨授僉撰亡何病免疑不宥仕謫徙濠又有陶琛彥珩攻文有志行篆攝久徵絕琛考質精稱得古法與傳著皆以游士御翎兵間雖不暇納亦禮重之洪武初僉召為文學掌故琛子伯承以書學世其家

錢達

錢達伯行自其父良佐以文學名書跡亦遒勁傳於今元文宗時召對命為農桑書又命書古賢大夫事放歸復有薦者授吳縣文學祿滿一考罷去達攻文甚苦方其命思循壁行且哦時觸而踣或默坐沉想客入不絕年四十餘猶無意出也屬至正間分行省於蘇始就辟尋又遷淮南修法令舉文書能無失秩

洪武初徵詣太常議時方制作禮樂爲百世憲諸文學多膠所聞議不合者皆放歸後復以事被逮坐之達難以儒吏然終嫌前元官其學長於稽古而於六書尤所擅人謂過其父若子山伯璣等雅推重之有所爲書曰稽巢

金文徵

金文徵德儒洪武初爲文學掌故已乃舉進士同知鄜州時用法嚴徵所守與屬連屬尙未通稱被邊地坐法免又起爲國子與從兄玟皆以文辭相命詩難不多亦清綺

顧仲英

顧仲英者崑山人少爲輕俠通賓客豪於郡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書藝器旣具人嗜好多以履往英自謂能辨瑜瑕風起然不能不寄耳目談者鑒益精則益工爲僞習遂堅不可破流至今英築館茜涇西日夜與客取酒其所交若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先張雨于彥成琦璞咸擅一時名聞沼臺觀濠以舟楫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長袂利屣招搖若狂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辟召不就張士誠欲舉史輒避去旣而用子思爲尉爵錢唐

縣男晚喪母甚哀毀慕佛迷梵焉蓋見時變恐不免故將易服而逃然洪武初誅鋤豪傑英旣不憂識去孰加有輕薄名與倪元鎮皆以大家爲張氏客故竟見法

贊曰吳稱古奧區才所產不乏然至於元之末造方事戎馬於時以力舉梁倚者爲賢黠滑成姦利至饒贏者爲貴又烏事文學哉而諸君崎嶇奔奔傲睨羣雄間艱難其身而儻個其志相與歌笑如平時若無足顧者而彼亦謂無心焉非有能爲留蠹者遂示優容故皆得全及天下旣一方網羅逸遺悉致於用而猶敢偃蹇次且雖起就微遽自引退旣疑構隙開嫌間猜怒相因而發其將免乎哉若常宗仲權旣束帛及門禮命方爾而自負 天施罪何所遁止仲及又慮不可知伯英昔仕終卒以履德儒循循而見謂不攜若仲英則由承籍之厚虛名薄技非敢弄法犯姦成富也又非敢立然諾睚眦若豹時橫州里也而竟坐之情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續吳先賢譜卷之九

劉鳳

文學

郭翼

郭翼義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言王氏易摘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可與太史左氏詩亦質有骨體與顧瑛孝彦伯璣等相和皆服其氣調見羣雄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云明公仗馬簾下拳地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能極慮安危者也故民離散而莫與之守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企起相攻壞進地益難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吳又所必爭也其能保乎哉言頗切忤士誠幾欲殺之其妻勸之云郭生策未爲非縱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望我翼遂得逸去洪武間徵受掌故自以遭時不能建立功業怏怏卒獨所爲書有傳者時又有馬磨元亂僻居海濱菅田穀自晦苑圃雜音采禽爲娛樂州郡豪傑

多造之常引避不見時尤重之

表華

表華子英少好讀書與諸生學誦卽他授皆能誦諸生乃不能憶時時叩之尤工爲詩楊廉夫爲樂府有所風刺前代別爲格惟引華與同顧英家多名畫及法書日與共閱題目之賞好風流一時爲美既元政益衰朝不逮夕而華董誇浮猶宴然如燕雀不知堂皇燔烈際 國家平亂辟郡文學文以子爲吏被罪株連逮而顧英客若易恒亦以游談能誦古文重復與俱徵詣鍾官

偶桓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倪瓚愛之勸令學遂日誦數千 試令爲詩語警絕若素工聲律者因爲延譽嘗所往來名一日起洪武中大搜故爲游者至則命爲吏武恐及輒盡力所守至自從事閩之崇安更桂林又徙荆衡所著有江雨軒諸集又有鄉奕者美姿容善談笑元官也洪武初徵起復命守贛州坐法傳詣刺姦徒置安肅二十年塞義言其才用徵還奕所爲文與武相若

張適

張適父仕於元適少悟絕爲詩立成母賤其嫡妬之名曰狗子爲諸公嬖愛憐其慧比相如也值亂流離道路洪武初以秀才舉爲郎工部病免復以明經被選釋爲吏桂林周旋滇池王估僧鯨鮑稅金錢二十之一衣食其間或不給竟抱案死爲詩若文與高啓楊基齊名而辛楚寒薄困阨之意溢於辭嘗論滇所創開云自楚莊躡畧定之遂留自王也至漢建元間王恢唐蒙司馬相如王然于等所招徠降下之者種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靡莫之屬滇爲大今之縣爲昆明者也北至標榆古曰萬州及所謂橋棟者今之大理也臨安者本句町王地所謂邛人蠻人也漢爲牂牁郡而蒙化者漢之永昌曲靖者舊爲東西爨者也自漢以東比則徙貽爲漢嘉而笮在推州則皆蜀之徼也且漢初畧夜郎置犍爲郡卽今之戎州乃燻卒治道自樊道指牂牁此又漢疆理之次也又云自滇以西求身毒國往往閉昆明則萬之南昆縣也此又自滇畧逼徼外之跡也且滇在禹貢爲梁州界并鬼所屬分則固非九州之外窮荒矣地又沃穰千里名爲富饒水土之氣生物之盛十伯他所雖絕遠其爲要劇可知矣今道所從入貴州古之鬼方也道

隘且要假令一夫 狂則懸車束馬之塗不知所出矣且以今兵威因秦時頽畧通五尺道黔中者大索之諸夷間廣爲岐涂何不可哉夫制禦者先之形便則威無不迄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偏廢不舉之患所謂權扼撫背建幹之勢在我則雖有和謀變計何能爲乎且與其緣險塞徑懸度臨不測道一孔之所出孰與交衝四注分裂其支節而關梁出入動悉由我有事若從天而下豈足道哉又按漢所謂關沫若梁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南道越萬邛都以至犍爲朱提入於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水之所出自其界也而犍爲故役屬西南夷又豈假他道哉此其言之可推行者故刪取其畧歸之正而載之他所著有江館湖濱昆明諸集有傳者孫祝怒家進士爲尉士上言幾事被斥已而還守保定

張仲簡

張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爲黃冠張氏之亂反服養母頗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饒介爲游閒公子嘗延諸客授簡使賦季迪孟載方紳思簡已就扁袞推第一介贈黃金一餉王偉嘗序其詩

葉頤者洞廬人自其父從游說之士多交海內豪傑然嚮文學故時者方幸無事相與恬筆和墨坐而吟頤知亂且起慨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盡得其槩掌故博士李祈字文公諒之屬皆父客器重頤知其志相謂當不碌碌至元間選於鄉署吏不樂罷去北之燕中欲以策干用事者值勢已傾沈沈濛濛間久之無所歸及耿長興炳文聞其名召之欲薦上自謂方事之殷不能有所佐助今已定何復爲吾且放意自娛耳寧能爲吏守文法取戮辱耶竟死長興所同時有許燁亦以處士名能文 國初應 詔至陳詩三章請緩刑寬賦蒙 賜以布衣遣歸故山中有許處士亭存焉

周砥

周砥履道少靦靦自好博學工文詞游無所詣故與翁輿馬治善治曰周生久宦游無成而來過我於是砥往合金谿山中孝常日往見之周生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貴之也相謂曰馬君有重客時獨造爲具召之分召孝常常既至候周生日過中不往孝常自往迎迺驅牲諸客盡傾飲酒半孝常起爲壽客皆避席周生持酒不肯飲曰吾無德及諸君

而虛飲食我不及飽生明矣然使何以復者我明日辭矣竟夜半去歸吳復與季昶仲載相和歌書跡九工亦善圖畫已而又去之會稽歿於兵其所貽孳常書余見之魏先生所云砥之謂自好之士未可謂一節者也夫時之方潰士盡欲効其尺寸思有所建故伏軾結鞅西馳者咸欲輔旣危之勢於將墮墜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皆睥睨羣雄間欲以口舌說而中之以所欲者也砥退退無所之游嘗困而歸矣生以爲其中豈有所不得已者然哉昔孔子大聖猶七十餘說而不用况砥之驚鈍謀策無所可采論議不能出於成功故以爲無關於成敗得失間而棄之倘安所望乎哉且令庸庸隨世回面汚行以諂曲取容乎固非砥之所能也出於萬分之一苟得當以効其所庶幾者豈患無尺寸哉則又非可冀於行所抵也委而去之自絕於清水隅幽宵稿枯窮餓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繫狗重捐所不能釋而怨之斯亦未足爲有氣矜高者勸也嗟乎馬生視砥何者而可夫以砥不肖之身旣不能致之名實功利之際又不出於介清僻奇貞厲之士謂游談無實窮年謁請守事羈困而已矣嗟乎馬生事未可以一二

言也古之人豈獨賢智可仗哉蔡澤嚙吟奪萬於途
季子困於易水之上而自信其畫必可顯於當世亦
膠馬而已此其自喻如此然大抵拓弛無能爲也

朱應辰

朱應辰少爲陳氏禮業舉子當元季數與計對復棄
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禎遊洪武初辟爲郡學故應
辰爲文繁而不根詩亦工爲長槌策籥頗類古洪武
初嘗命書符印有集傳

贊曰方士掇甲胃爭旦夕之命豈不思投戈講藝興
於文學得休息哉彼其出入訓定勞於役亦因休暇
時有訪延故諸君當劇亂迄我造邦以樽俎談宴從
容雅游故復貴耶及事已定乃猶以異時者輕重論
惟庸庸者得免非以論議爲尤則才氣有足忌者耶
然旣竭其力單精綜述有所垂於後異久而不衰庸
詐知溼微彈盡與化消滅若是速歟觀於義仲以下
諸君咸有所著聲傾一時今求之其鄉發故篋鮮有
存者則士所以窮年奉歲研探繹思細列者曷益哉
豈獨時侈盈之因而能者蓋寡亦旣以漸削卒則運
與之易今而作者益衆故無復稱焉文質損益何若
後之視今乎及觀張適周砥所論議裁而著之篇亦

非一時所敢望矣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續吳先賢讀卷之十

劉鳳

文學

虞堪

虞堪者宋宰相允文後也徙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多雅公遺又行重購校讐日夜不休自稱僻鳥為詩頗清潤兼好吮朱設色圖畫樹石盤礴睥睨故為賞好所移盡費其產從祖伯生嘗愛重之其書乃亦賴之傳

吳文泰

吳文泰者貧而濳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閉戶共為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則方瞠目相對亦忘其饑也語皆厲苦若孟郊益碑屢矣文泰洪武間同知涿州坐累謫徙虛中而敏流落江淮間有憐而館之然故狂生不能久悒悒遂謝去奉饑寒道路以死

蕭規

蕭規者其先自楚來徙學通二經尤長於訓詁然不求仕販鬻自晦為文亦辭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

謝不能二子曰潭湖皆能世其家以學文潭舉進士湖以茂才選永樂中

鄒亮

鄒亮克明者長洲人少喜名善為文授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嘗薄游為人所擊待即周公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稱博絕况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已而遷御史既酷嗜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繪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激芳諸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眾第順仕至辰州守亦有能詩名

張辰

張辰與弟粹中並有雅才文辭清綺而辰善六體書又有阮維則林大同俱為詩沿元季習雖靡亦稱工矣大同尤學間言禮為密者宗焉又言詩及書皆有源委洪武中辟為掌故開封病免永樂初再召不赴又嘗著易義及他文皆傳

滕用亨

滕用亨者德懋從子也少從懋游既又之四方交其英俊與晝夜講誦弟子從之者頗眾於時以經義名

者不過宋儒亭學通傳疏不專一家言文辭亦辨博工篆籀永樂初以善書徵則已老上見其容止衰憊之又獻詩三篇大稱旨令待詔翰林預修甲典時同被召者長樂陳登登所書婉弱而享用筆遒勁近古至其精識妙解尤絕人嘗被旨鑒別圖書用思取微見卽知誰作故尤以嘗蒙賞

趙友同

趙友同彥如宋氏之裔也自其父工醫同亦誦黃帝書遂博通諸家言爲文溫麗宋濂與游教稱趙生得吾意洪武間辟掌故華亭後姚廣孝以善醫薦遂得召對又有言其知水者令從夏原吉灑水道利漕渠工畢乃以文學參侍從撰定功令及篆隸經義勅成爲制學其弟泰子季敷至孫皆爲祿吏人謂墜其家風

梁時

梁時者吳縣人學爲文最苦其父初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博而負人榜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忝會稽山中讀書洪武中以善書送隸王府亦預撰列有集名噫餘時有樓澄者自卽來從與時同投書沙中翁又授易魯人霸客都尉胡歙所夏原吉與論水道

澄具言吳三江入海所由及所當疏導者原吉欲薦之難不就有林臯諸集傳子曰宏至孫皆以馬醫名

錢紳

錢紳者自秦州徙父少以鼓琴爲人所愛紳生其家去從陳嗣初游乃得與士人齒學甚厲苦故其文亦頗瞻時有錢腴者與同姓爲兄弟交亦有文而紳毋更適人生弟錢纓仕同知靖安

鄭文康

鄭文康時又性能文難以舉子義進卓犖有奇志親歿遂投檄曰吾所爲竊升斗爲養耳且覲覲爲寧敏行吾道有所建當世耶發篋中書晝夜讀聞序列行事可爲時益者十餘卷傳

沈愚

沈愚通理世以秦越人方顯少有綺思與柳亮等十人稱才子詩格類之而愚長於用多劉溥長於用少有質籟吳敏二集弟魯才亦宏麗與其季皆有名於時魯所著權畧五篇長於論事

贊曰吳當元氏以來文下衰夫明興則季迪諸人倡之而未能大異於前建宣泰以從柳亮文康通理奮爲詩又一變然亦無甚相遠也夫始之造制天下懸

之日月嗜能以情易者故譏過必聞悔辱易構亦難乎免夫人誰不重遠其難而輕自炫哉異時者政稍寬則學士大夫迺靡然嚮風爭自磨勵文漸以盛夫然氣之渾龐尚涵而未發時所產才亦厚醇以懲故未離於始之質雖放極其思猶且縹緲逸足未絕騁千里自超險也謂時變損益必隆以漸非邪

張淮

張淮者吳縣人受學博士弟子輒棄去更名他師然涉獵書傳不能為醇儒家徒四壁立拓弛無行而才性捷疾為詩隨口出雖研思不能加也衣弊履決人皆易之淮人徐志有書游無所推讓見淮毫翰若飛淹哲出人意遂驚而道富人有請賦者餉穀三十石悉行酒家無所問竟以醉死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魄其所游但為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奏或口授人疾書不給嘗自謂劇生非狂必我也者乃具狂耳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益得之天授非練學也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當就之為賦至六十餘人笑為所欺將死游行田間金歌並進醉而卒人謂

達生子大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晚益貧貧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輒醉卧

沈貞吉 恒吉

沈貞吉與弟恒吉者徵士孟淵子也孟淵當永樂間以才徵不就吏而學二子與陳嗣初故一時士無不傾游於其父子者皆有名當世相與推重而貞吉兄弟詩亦相若自相和篇什甚衆下至其家人子亦能之幾若鄭玄家婢又皆善繪素觀人畜工絕每圖構輒驗時乃就亦不肯為人作故少存者至恒吉子周始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所居几闌蕭逸樹石環之激水映軒檻陳古藝器坐臥其中或舟泳馬歷諸浮屠流連賞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陳孟賢

陳孟賢者嗣初子也其鑄詞深苦命篇甚遲而工有姬辨慧知書孟賢所為皆能誦之時謂文書記又有孫繼康王孟南者皆能詩

周原已

周原已名庚初學詩於舅氏閭丘賓用尤好為古文

謙乃以善為方待詔非其意其詩溫厚和平有餘思
焉與徐用禮交而禮詩好綺艷情多燕昵以詩故不
事事遂貧卒

陳紹先

陳紹先為文簡質任內史有所諫諍不納謝歸書跡
亦清潤人購之多不與故尤以難得貴年至九十餘
時沈貞吉兄弟俱壽與紹先優游山澤間稱遺老焉

奚昌

奚昌元啓好為詩其所賦疊臺不竭由鄉校升於司
徒屢試輒下其所受業弟子皆得當補吏去而昌久
乃被選

贊曰余聞之鄭司寇云國初言經義皆王古註疏而
兼用程朱氏耳未始盡廢之也何後乃亦不說學徒
以宋儒為乎豫源落拓而才故超絕雖格未就捷疾
不假思力則枚生何以加之然誦多不主一家言猶
以不詣太常受業故耶若陳頌奚昌沉潛益久而馳
騫於辭故不待試高第名也孟賢造體殆艱鬱而不
流庸不謂蹇二沈和令紹先平賤無傷於氣原已之
質命君謙所推遠矣夫

張習

張習企翔吳縣人為郎禮部出按察嶺外喜學問文
章爾雅多取往聞佚遺者校而傳之故古之餘多類
以存

陳震

陳震少則以警敏聞升於司徒被選授文學掌故濟
陽頗言學時東人之學者蓋鮮自震為學官弟子遂
盛他邑亦靡然嚮風矣

顧珣

顧珣文之雖以經義試高第恒不足其所茶謂士當
多誦不專一家言者故不任職學亦不憚性介嚴居
未嘗請謁人以此重

桑悅

桑悅者狂生也其學無所不窺善屬書雖辭用剝刺
往賢從博士弟子上謁部使者高其名欲使者折下
之使者驚謂何物廼誕若是因進之使誦業無不通
遂禮責之士所為貴學者慎行其身使華而不敦雖
文奚以為生有美好之資而滅裂棄之是之謂何特
以傲長者又非所以諭德行基厚命不佻也悅竟以
升於鄉司徒論士見其怪迂黜之丘公濬聞而召與
語大奇之令為文每奏稱善被選為文學掌故潘語

使者善視之悅復拓弛不肯束帶廷謁長吏以下皆遺侮銜之切譖於使者所使者以善故虛已待之且

薦其才遷掾長沙又調枌罕不能任耽悅為賦俚甚

文亦卑耳特濬等才不相遠而以學諷服之且異時

者習相沿靡弱未有能振焉者而悅實有異資滿不

自覺惜夫

贊曰文之開以漸由元氏來豐麗之氣鬱鬱未宣故

我明肇造至憲宗時始再變然諸人亦不勝其

質桑悅緣舊習有所發憤既已詆前之失何已之綜

述乃不逮其言遠哉才者不易得亦藉於學及所為

砥悅豈不知效法左氏太史非薄李唐以降作者哉

謂有所擇則其趣何廣崇而流弊未遑謂能辨之蚤

不即將力有所屈是以雖指論往賢不少假而不能

凌厲加之亦時者滯拘望之迥造難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劉鳳

文學

祝允明

祝允明類之孫也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即誦為詩時有壯語長亦貫通百家縱橫羣籍有所撰筆不停思致佚發如涌泉故其名籍甚衆悅無所推讓獨心儀允明書法得魏晉人髓性儻易不備畧容觀褒衣博袖與眾人居甚樂易至默而深思慨然有慕意不測也多兒女子情時亦惑焉不問家人生產人或饋遺之隨復散去仕郡功曹而子續由給事至方岳陸燦稱其精單綺鬱振發橫厲文由此彬彬盛矣而俯仰浮湛混於俗類東方生云

徐禎卿

徐禎卿者吳縣人始業博士弟子試輒不當家甚貧蓬索而行故未嘗有書也而無不通皆從他所觀其才雋上清腴初與唐寅文壁游則其詩逸麗時有焉迨舉進士見李何制作遂變而益適研極詩之變翹其初由卿雲以來至西京之盛沿魏晉而下其所攻

論甚嚴譏藝之作出鐘磬矣吳之文自昌毅始變而爲六代子伯虬亦名能詩

閻秀卿

閻秀卿者長洲人有膺資沉深好書泊如也文清綺雖未離當時體而婉麗以則逸翩翩若其人在目尤喜推較後進人倫之鑒寔稱允焉其行事乃盡佚去之未遑而一無可徵

贊曰希哲佻佻而閻肆虛曠與循吉並時其志趣各異楊則奇偏自好獨道寡與視乃發舒流易狂恣昌蕩雖傾一時而所著瑕瑜可觀故譽損於前昌毅奮起變詩之衰元美稱其雲流泉瀉輕雪映月仙人下遊逸塵絕軌則其靡艷飄舉蕩冶雄逸故爲絕倫而又云渾灑之氣少謝何李其未然乎夫徐誠恨短而李之詩粗厲之有焉其何以尚之若何則比肩而遊又可誣哉

黃省曾

黃省曾生少後於昌毅尤長於學於書無不覽而考研鈎審精思微辨於經傳義疏古今事變典章人物幽逸猥雜損益變化無不究通故其詳聞粵學近古無比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陳儼前之華

而追琢加之故鏗冶衛範操裁且嚴而所自放恣滌滌混涵包洞亦可奮千載於時喜名之士咸出其下詩賦雖云我則未暇然昌毅外無論也蓋有意見之行事故不徒虛文爲子姬水亦有倚才雖讀書不逮父而其所著五七言尤深愜作者或謂勝之然逐時趣取流易僅唐以來不能出六代上尤工書學若嗜古賞識雍容甚都謂流風未謝

兄魯曾先省曾成名其意好惟書修人事請謝賓客乃非所長落落於時與皇甫兄弟中外親特相善每相和爲詩才亦近似嘗采吳士有聞者著爲書廣逸遺存舊故論多稱覈子河水詩極有意力採摭唐人語散遺者哀爲秩與父友徐縉游縉與省曾同學相長晚益工於書者蓋爲後進宗

贊曰氣之散越也吳得其華而生才也恒鍾之故我明百餘年來士乃迭興省曾語闊深則兼數子語豐麗則擅當時而兄弟羣從皆綜藝文自昌毅作而吳於詩盛海內勉之長於六代時亦出崔蔡間然尚服膺獻吉開後來者遂益變而古矣君子貴始之者今之秩宜故誰力耶得之番番好獎借成就之故得其一言爭自勵有不善惟恐聞亦可謂能易矣婢水

好賈疑其市人之心用以爲損

唐寅

唐寅吳越里人少輕俠有逸才詩艷冶長於諷刺爲博士弟子時文林薦之守新蔡曹公鳳大奇之名始籍籍洗馬梁公儲論士東南第一歸而言之程屠事敏政云所與來唐生今無比也卽太常籍奏未足盡生萬分一敏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言遂大祿賞寅懷梁深會其當行亦請敏政文適敏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有寄請給事論罷之且斥寅爲掾寅由此廢而人亦尤穆猶狼甚矣寅故緼藉游於酒人詩多婁怨方其少年好爲僕窮語初欲發其憤傷於世有所慨惋旣乃卒蹈之嘗爲書與徵明自悼其窮云孔墨皆因所遭番之空文逮史遷下秦室賈生放流厥有叙述身雖罹戮辱視吾舌存否也又嘗作昭恤賦以自哀繪事尤稱擅古今

蔡羽

蔡羽者西洞庭人嗜讀書文詞敏給其自負頗甚譏彈往賢無全者詩賦李杜未工及其自爲則尤可識元美稱之汀花水鳥殆溢美乎而欲非薄昔人過矣

過矣文亦無取性復鄙躬自約致厚藏家本習賈羽旣籍時資陳掾其間故尤致譏云

戴冠

戴冠者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詞負氣矜仇無所推與二千石察可者亦無如生第每歲輒試不當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其在銓也列上十事皆劇切語爲之改容降嘆長沙相李亦愛其文欲薦之不及瀕死嘆曰天夢夢耶世汨汨耶此惟擁楹嫩奢斥矯虔肆罵夷由踣耶已乎已乎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陸燦序之太史公云傲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戴先生幾是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寵

王寵者守之第吳書學自宋克允明逮寵皆名得魏晉法然寵之資雅馴不以誦多矜游於蔡羽所而一時名皆歸之胡守績宗尤相愛重人有請寵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適又當饋進無以藉寵竟不顧麾之父尤焉踞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脩耳使自污傷不乃見輕而又因利之耶尚書顧璘極推服而寵竟悒悒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若而格少

尚之

張靈

張靈本寒人子力作自給而靈生乃有寒氣選爲博士弟子與諸俊少兼游唐寅尤善之靈所爲詩能速成雖使遲之亦無復加也嗜酒貧無從得實嘗晨詣之財未起呼之靈作色曰而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實與之適他所見羣賈有被酒吟者謂靈曰爲若舞彼來夢若靈乃佯爲丐和其詩賈驚爲飲食之已而跡知二生乃大笑人以此污之使者方誌來惡爲古文詞者斥馬生亦善圖畫能不逮寅

贊曰自子畏遺謔亦坐所與富人子行已不自慎卒困於游顧專患才耶才者衆所矚目已又甚之其何以免冠額頽老博士耳以言忤時貴其氣之死靡折使得恣所欲爲不快耶今其書存乃多慨憤矣慶晉無行黜乃其宜然以彼其才而使權折至死生棟覆宇隳積破車獨不可少俟之乎蔡椽雖老無奇其言有存者亦幸不幸耶屢言實有儒生風可謂方正博聞有道術者雖詳延之詔屢下而竟不能以高第爲卽將由更淺聞不能究宣也

趙同魯

趙同魯與哲少伉爽不群於書靡不涉獵意存當世喜論事能深盡不隨俗是非嘗上書三原王公恕請寬賦及與使者書論閭左籍言皆直無訛駁與所爲詩名仙華集陸燦序而傳之時有賀表之都維明樓仲藝諸君子皆有文行其事益逸

錢同愛

錢同愛孔周性狂率無所屈下氣尤激昂思致青雲旣不當於時乃潛志學間誦諸家言究明其旨向無以徒訓詁爲然頗有所著或稱其養長華實郁郁乎沉潛熟讀以其放蕩不獲鄉曲譽

贊曰與哲其先宗系甚華旣所憑厚矣而氣亦激直無詭隨調儻正沈慎善持論者非耶孔周誕迂矜已過甚曾何足云而沾沾自喜特以附昌穀載之

邢參

邢參歷文滯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和稱昌穀諸君皆與游其文亦質而不華曾無以朝夕空如也竟未嘗娶恒獨居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如朽株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慄色方苦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視參則屋之三角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稼亦累夕

矣昌穀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襟襟屢方吳士喜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史明古

史明古者吳江人狀甚偉鬚髯張性善交請謝賓客不吝算器家故饒四方士歸焉雖在閭左名出公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所論議澹澹不窮頗亦愷激聽者為傾有縱橫才若畫地利植經業賈市治生產故其習氣無論好書多所通解為五言亦為數君子所稱池館宮室占水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陳之西序說衣冠與容談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謁於徐公有員而吳文定公與為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焉然論者猶謂其善市名或以為文定累云

贊曰士以固窮貴而窮亦良難夫參之潔亮不污獨高其節豈徒文焉爾乎明古居泰不以溺喪而壺士不為己思昔白圭遭戰國以其術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不替于鹿之風 憲孝間一時推盛雖在野亦有人矣哉

史經

史經引之和謹有令譽即之温温而中實介嚴以意

氣重動能率禮不妄言笑獨好為詩與二三君子雍容終日雖倉猝無遽色

朱存理

朱存理性父少嗜學亦工篆籀不為章句而於書無不通故時者多長者遊而性父持風素以雅道貴士亦不若今以遊揚寄請任誕放恣為故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尺璧以其人也

朱凱 王淦 李詢

朱凱堯民善和良承意能為弟子都養與諸生遊甚欵五七言亦有可觀時又有王涑漉之李詢好問皆好學尚友寬令敏慧可稱彬彬矣而淦尤有儔資早卒未極所往

吳燿

吳燿次明情寄恬淡穆有清譽間為交流悅可玩雖未適亦稱於篆刻仕為從事請謝賓客日夜不息

劉棄

劉棄封叔慕長者遊質亦高挺少不嬰俗況志藝文與諸子皆允明所矚好也

贊曰士所以得顯其名者故亦惟所遭值耶太史公所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垂於後世信夫堯民等雖

知所向慕然才不踰中人特以與二三君子時開北房從容燕澤縱董服之樂或置五升之釭惟恐先生不得飽是以名存至今故不謂幸耶

文壁

文壁一名徵明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齊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諸人皆先卒惟徵明在名亦益起後來者依以爲重事之甚謹徵明亦善接引隨所長稱之譽因以立不者以爲非其類雖才無所成名相誘爲俗喜事少年爭奔委之買入子冀得其題目忘失販鬻長者家兒欲與士人齒且夕候烏四方來者軫相接也懸衡一時輕重在口如此者數十年然徵明資實沉厚學誦亦博淹諸經義及于傳太史左氏皆覽淡不若後生務空名文亦當時習氣流易以婉憚詩在唐元禎温李間工書善圖畫藝皆絕人求其跡者不惜重購尤稱善鑒古宗彝醜尊三代器及繡素品不一具善以贖售得其一言輒價翔故以文史玩弄聲重於王公間亦一時治熙得優游馳鷲於彼或患其流使人若狂顛蹶造請徒好名爲非其意也初以薦得待詔闕下亡何遽乞歸人尤以爲賢聞之黃生云倭人嘗贊謁徵明服緋坐

受其拜於庭示以尊中國體竟不受餽又不與書二子彭嘉彭書類父能肆於學其人尤長者仕爲文學掌故攜李而士大夫過必謁之彭乃遣人持刺城門授之云掌故報謁令之前則對云實未來也人以其有當世名笑而已遷大胥屬卒而嘉亦博物君子有父 風書學不墜或謂遇之繪素猶擅至于及孫皆蔚有其文

贊曰徵明天篤其衷諄諄其慙澄之不清梳之不濁雖老及之而意韻逾遒放道而行猶之爲朴俯心循俗卽之藐藐故云聲者無翼而飛情者無根而固使雕卵而後淪雕擦而後燠則日之不足何以無所因而傳乃造作名譽疆有所慕黨之日崇外轍以爲懼魏先生曰余少則聞文先生端虎純且惠和以調其風穆矣時之方潰則狡焉以馳騫于利行俠劫人而有名彰微故遂以名爲病夫名曷故哉且往者適厚醇多長者遊而交相恤所無能死生之故三數君子有聞自昔豈徒文藝焉若徵明與人無不容而終其身未嘗藝近婦女此雖細行可以觀其堅矣

彭昉

彭昉寓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而

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繪以叻文章甫雅未開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子年少游于微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誦遂皆究通之微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向風爭相慕凡爲名者出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益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卽使者衡水楊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廩食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矚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稚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俚家素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迹遺勁貴于時

周詩

贊曰寅之後少斥于外用不振亦由自愚負作不順民叛其上乃卽鹿往吞孔家稱善筆札而行簡勿貧約以終而無悔卒自其志爲名非有所覩屢出遂用爲利

周詩者常熟人少讀靈蘭書解內經深有以醫行非其初也時獨玩心神明綜述藝文與子安兄弟遊子安規之書云觀以言雜文多超朗不墮前人風而不自貴累落無所成且生有其才矣又得所友而徒

爾使後之人安所徵或徵之矣而僅若此如才與友何盍蚤自刻勸時迫勿妄委之予嘗與子循登其隴惘然而止

贊曰詩之稱于時由于安然其人曠以疎行已有耻特誕迂類可咲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造之多避去與彼自銜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爲放達寄請爲通俠嚮之所蓋居之不疑悲夫

姜玄

姜玄者黃生嘗爲予言其人少則嗜酒學雖誦多未嘗就博士弟子試與邢麗文遊且慕好之不以貧寒爲覺足未嘗輕請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罷之朝起每視益中粟稱一炊卽閉戶吟笑居湖濱有幽遁趣歲中所過相善者率不出百里其詩時有佳者黃生誦其數十句皆可傳異時

贊曰古稱慕賢之行亦由篤信好古守道不易玄之事甚微當由邢參有所感發耶吳江爲邑尚通無以貢遜名者若玄豈染于俗哉其詩得黃生傳之固亦難矣

徐縉

徐縉先生者少黃省曾一歲與同學相親愛而省曾

嘗名之蔡羽先生其夫人行亦受其學於時名籍甚者三數君嘗參預之間之初名陵字少卿蓋慕李陵之爲人已乃改今名其從兄籍方貴也數射策不中以不中故業乃益肆所爲詩輒警絕有奇致然時從少年戲耽暱女子流連日夕惑于倡湯致廢其產不恤也每游建業壯其形勝左擁優愛右抱孺子命酒劇飲興酣以往引聲出瀟溪間誦其所賞書若所爲詩自豪甚欲輕世肆志焉顧無爲藉何以效其尺寸者時已往不啻遭摧折者屢人見謂狂生而氣猶不能誦下益憤憤悲世之莫能知而道之窮也命之不可如何也前與遊者其人咸逝久獨遑遑無所之余時與遇于酒所雖藉其老尚馮氣未肯沃相服已而相與言洋洋纒纒精說靡辨才甚迷傾心焉先生讀余書亦以爲世未有也每奏輒稱善故其交特異從之側目者累夫屬縣道有所徵爲記上有不應事實者疑先生孰何之乃以微語諷余笑謂今何時原涉輩敢爾邪先生亦駭然處虛若無聞竟歸山中再踰歲始來在其諸從所人亦復就之然爲名者云今所急爲游談廣肆譽之四方賢豪長者與勢之名卿引援附離耳若徐史雖微說約多言繁稱誰則聞之

故佯爲浮慕而意乃猜焉時時過人宿留非不歡若平生巾褐繁案栢閣間雅詭迭奏至漏下半不倦也而蕭然羈旅寄浮屠舍所謂獨出獨入從莊生言而惠施者乃操短長說先生蓋寡不欲以干意又無若彼何也有子終歲夫惟老女亦寡無子故歲中所過雖欲留不能又輒返其所闕幽室寂然念所嘗往還悉寓之詩其旨辛楚傷痒而風猶勁厲愈益適上不謂在髦期自歲放于鷄首之吹先生年八十中間去來具區之數者不一嘗憇余共陵嶠驪卽感靈夾人之居訪禹所探書幾欲乘泛泝窮汪洋未果最後從華之紀先生來余適爲吳賢書語之授所記憶至纖悉有所揚摧令余識之無避焉然益憐其爲老躡蹠雖自疆每謝良苦迫明年冬歸期復游數相問云非徒其粥猶喜嚼膾炙不衰也視聽未謝昔問曳杖耳戒檝者數竟止遽聞問則已卽長世飾終苟而可亦古者志介之士固窮雖歿不忘哉素所爲書皆散佚或爲人乞去獨在笥集幸及先生求傳之夫今之縫掖殆負販者之心其始欲有所自見不能遂或妄自名高士多其算器廣其謝請是安得不涸長上不憫有秩若先生以爲人知之則頽也人不知吾苟自

知也吾將終身守此勿勿故他時雖見賓禮猶不釋然所至未有一人能造之昔楊雄謂時無知者然人

乞其書稱叩頭必罪則今之君子何不自喜而患先生爲聞其稱省曾之言云北地書其所已有之尚不

行胡待哉彼其自視若何而不憚下之若此也士之能傾視聽則固以相應和者有所以動之亦勢然乎

哉

贊曰古有以少而教者亦有以少不如人而老始厲

者唐雖年九十而存危國何不及其壯而用之乎豈固有未可也紹卿先生始所與遊者不甚嚮之既已

然未辱秦乃益進使非假之年則幾不中道而止與然非數君子者洋砥彈摩之則鈔必且不廉翻而成

風之技亦舍卸人安所效也故知所與處其可不重乎若使之自好奪于外而遷心日以馳落若甚辭懈

怠而不勒安得不簡其業而功愈墜者固無論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劉鳳

辟命

劉德讓

劉公諱德讓余五世祖也先自汙來徙大父順之在元主傾權茶公生而有偉度擴如也儀觀甚美於書無不讀遇時變晦避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延且以經明薦不得已而起授文學掌故沛縣學徒方輟學不講乃大相開誘使勤於業又舉張倫同事教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誦通次補爲吏者矣歸而沛人祀之於師氏子五人曰

孟公諱敏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失其意弟子益盛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視服膳纖細必躬必親仲弟嬰憂之廢寢食屢治療積年而愈四方士聞其賢爭來歸乃以孝廉辟

令德清爲政有經筵善黜惡務以孝導痛一考徵入中書士大夫無所不傾者朝夕奉簡以從而推詩書之意有所著論數萬言孫海漢陽夔曹有廉稱季諱

敷則予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疏人稱經師永樂

初以兄政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柱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金陵徙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則又自汙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遭亂譜牒散佚遂失其世次僅自掌故君者烏方友馬間釋介胃談詩書大興文學雖明詔求賢自上詳延而首應辟命爲之叙宜其功顧不偉歟自是胤嗣者繁其以功伐忠烈勲名貞行顯於代者不勝記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南也黃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奮其夙封疆者數人書畧可見然中間佚忘不能著代由王領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夫貴榮富溢華觀顯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友操行忠槩誠節則孰有及者聞郡司法公世鼎諄諄長者仁能遠物平居未嘗妄言笑友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稱篤道君子若其在闕折獄無避權貴請對使者辭直得調粵有橡蔽嶺外時身至夷所置監諭使拔兵羅拜此其義聲烈烈又豈徒務循謹者哉

盛遠

盛遠景華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間右徙郡中洪武

初詔求賢才得對稱旨賜官服使預論議與陳寧以事爭乞歸及寧來爲蘇街逮未釋欲其心馬乃令銜籍於里中俾以殺入雖他所逼必怒之以蒲其準逮爲鳩其力遂畢輪無以負其友唐當入金二百不能償急走逮逮又爲輪故殺之軌程既及寧無以加罪而第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初逮游泰音間遇異人授方爲之有效年九十餘子寅以醫顯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之上自板權爲侍郎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年再徵侍郎戶部會計出入人以爲能進尚書又改刑部方用重典刑亂司寇尤爲重任禮守職謹其所當法未嘗濫卒於官

莫禮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禮無過徵爲司徒屬與同曹沈玠王讓李鼎等十人俱躡陳辭祿入許之一考進侍郎勾較簿書精解版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準禮所守功歸於府者銜籍十三四嘗云今所爲異後請寬焉不果俄以黨人事起薄錄之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柔食邑於崑父
為吏湖州卒從文幼則奔走求其表哀感道路且失
所在遇雨隕焉乃露遂啓之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
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
株送徒餘百人其餘嫉之中以法將伏鎮呼曰幸以
議賢得百世宥 上問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莊
浪頂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金華歷
金卿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馬達

馬達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達所賦
政平民有訟者教諭之使聽解度不可已乃受理又
重自刻厲蔬食水飲妻弗能堪請去達怒曰今法密
而欲相隨赴西市耶竟聽之去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閱實戶
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啓等齊名詩亦豐縟俱
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采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按察遷布政北平又有沈應乾

洪武中 詔求賢四方得召入文華說經令答說諫
章文改山東應乾爲詩視陳則稍質有集曰東澗

趙宗文

趙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 詔舉賢才徵入以母老
辭歸永樂初復以梁時薦召上令鄒陽權倖有所請
不從又嫉惡甚中法謫徙後宥歸文性剛嚴終日儼
然遇有所發無緼藉故亦以好畫爲累

袁政

袁政文理少學於余貞木所永樂中召起爲湘陰令
民政廢惰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逋逸而令乃當坐
政爲教以墾田力耑治生業遂因以饒復以夏原吉
薦遷守遂寧未至間止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里問
知邵人貧產女不舉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
過者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辨授以官見其舉
止迂緩曰腐儒能之周公枕撫吳時重馬數訪以時
政澄長於詩又善交際士之爲詩者多就之澄爲飲
食鮮客未辨終不嘗食異時者顧瑛好客爲儀簡澄
加之徵奉金問方卻繁司空瘞饋之饋凡十年所無

息問後得釋曰微孟淵餒歿矣年幾九十子曰貞吉恒吉以詩世其家而履操峻高善圖像學神仙方不就皆年至九十

吳簡

吳簡者吳江人在元季自謂儒史役之板築間儒衣冠操築人笑之洪武初徵諸胥試以富民論簡所奏願疏渠通灌漑課粟多者第賞勸之授主簿崑山以疾罷所為書皆舉子業

季虎

季虎者常熟人永樂初以經明行脩薦召授文學掌故崑山遷棗嶧虎所授業弟子多獲第仕通顯而虎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禮來見者不敢有其貴嘗為吳書不就辭近僮人多笑之

章珪

章珪孟端宣德中 詔求賢郡邑以珪應之授以祿史嶺南已而召入為御史當獄獄預為分別輕重奏之辟所當無不符其平反者甚眾畿甸蝗為奏圖賦六十餘萬居亡何又廷論大臣數事班列為震以數忤謝歸子儀格律皆登朝而格有各於時

伊恒

伊恒宗有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父又以間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著跡甚善召侍東宮洪熙初與脩撰金問同被命待詔 闕前進符重少卿時有宣嗣宗者永樂中亦以善書徵授中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人問以 禁庭事終不對故為 宣宗所眷既卒 恒禮良厚任于馬縣丞稱殊遇焉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熙初 詔選書博士得召入備法從執簡文淵閣進主事禮部及脩 宣宗朝史預書牘賜賚甚厚某能詩

陳述

陳述者嘉定人素稱廉直容貌甚莊以賢良方正徵為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訊獄多所平反陝參政蜀撫使者雅重述薦上幾召用述乃丐歸時有周綱者數以誦多試不當御史成規程富金薦其才乃授融縣丞融故夷中不能習教化綱力為喻曉之身自行阡陌勸耕見忿爭者委曲解令相睦有操舟者十八人疑為盜柳守令訊之金得釋後其人持金謝即厲色叱之去滿三載當代王忠肅公朝撫身薦

其治狀請即用爲令益得專行惠苗嘗亂綱出禦之民自爲戰功居多輒以讓南荒學者鮮又爲作之禮義俾民子弟皆誦學時課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鄉者葉公盛繼樞粵欲薦爲守適卒後其子奎從韓公雍征柳人翁目之曰此故融令之子爭爲之效厥遂特奏爲融丞

贊曰古之舉士也或咨於朝或上所自察至於公卿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爲吏版授檄署惟所假置若一國家初建一言悟意卽加拔擢又來之衆所謂賢與觀其行能皆待以不次求之如恐不及於時鄉舉里選之法未用也而所任人功業章章顯於世類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進用之塗益慎而所得士視前之效節致忠勤事以疾者何如哉且士懷能不見初未有所覲然上之求之也能無壅乎故時有周及三原王公等在外撫循民俗察孝與廉有所薦上其德業聞里孚於內外故能不疑而士乃得因以用不由選造而往往一墜書及門徵拜官者自後雖有佐王匡國平治戡難之才亦屠釣數澤終焉耳曷能自致青雲奮於用哉

隱逸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實叩之原以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職其亡直往取書去故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厲風軌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謂納贊爲弟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覆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兇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戒其所著書有異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廣孝旣貴歸見之掩面禿姚守成勳王實賓爲決策云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矜莊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舍去游行山水間並歌並進若狂馬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所對或興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亦走蘆中守嘆謂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爲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又何謂真隱也王先生行詭異人皆以爲近怪然潔其身不遺其親志所之不迄於厥豈忘世絕俗離群者哉特旣無任於時可以免焉耳若俞貞木遂以厥殉姚守而計畫舉事窟實祭焉守之以死固實意耶雖未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違爲利害恒鞠奕雖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爲名而苟遂其志非也

張介福

張介福子祺自覃懷來徙家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軌躅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寒不能具衣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纖介必以禮至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越令導之他所祭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慳以爲晝乃見物驚走去又恐或祭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無貪天福無忘國家者饋之力辭焉病且死猶奕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汚於時庶幾哉

贊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時未可仕託以三釜不逮其親寧有爲耶惟丘童不知避顧亦無所往爾義動小人不致加害誠有道之士哉

杜瓊

杜瓊先生生而孤育於母婢從陳繼先生遊遂深綜經傳博稽古墳其行已醇和無矜傲色所謂朽木必待燥枯蒸矯而後直者以非其性也若其操觚削牘辭有沉思圖畫妙盡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况守鍾兩薦之 朝皆力辭不上以生未識父嘗竊察見之且徵其狀於母遂省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有司又欲以孝聞瓊請置之而旌母節遂爲表其閭以貞義所居卽故朱長文閭嗒笑其中容非故人不得通姊老事之甚敬母疾到股療之愈宣泰間屢下求賢詔所司儀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余大父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素甚相推與今猶藏之先生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風卒年七十有九門人私謚孝淵子啓舉進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姚守善况守鍾其德入人深固無論而干旄之風至今詠之

所薦達者亦甚眾若今雖未嘗禁之而不敢言上者以畏部使者欲白又恐却逾顧望用爲俗柱先生雖賢遇其時故以布衣守令候其門爭欲得先生至不敢發言古之人有云衣與繆與不文聊故處士得申其節名不沒亦可觀其世

冀詡

冀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諫於詡少與母遺播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周公忱數就之語必移刺所爲發地利治粟帛多其計畫兩薦之爲掌故松江太倉皆力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所書牘若執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要晚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疾卒八十餘

刑量

刑量用理亦不娶獨居婢瘁甚以下自隱者李圭先生每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與人接敗屋風雨不蔽苦生坐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烟其庭可以博鼠而猶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枕藉其間客每就談不爲具脫粟青菹饑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微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時有沈誠者亦

稱博極深隱自高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避去然誠質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族鄉其從父廷禮有隱德存孤嫁故人女客有賞爲券貸者爲償之終不言錡素富躬自約糲之食葱漆不時談也學讀書於其婦父劉博尤刻厲故所通多而於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客語必自衷不爲飾辭曰非禮也敢雖數忤不宥唯唯故人多不善也惟所知二三君子時就之其居水濱爲室甚朗雜樹嘉木環之別爲臺成介異文定公踰焉吳顧謂雖楚如漢何以過足使人樂而忘死殆不虛然不爲在錡具亦不能若是歡也其所記事曰寓圃志傳焉他書爲人特去

徐震

徐震其先自婺來從父雖賈慕儒人數與四方士游學其子以經義令不主宋人所居具區又具地奇勝處故善爲詩欄綺綺時蜀晏鑄海昌蘇平章負才名震與之狎相知爲詩甚多劉文恭公實厚之邑屋皆敬焉達於郡行鄉飲酒禮屢欲宿之堅不肯笑田宅售者必過其且已而恐其無爲活時復還之王公鑿

也
初與相騰於其軌操每過輒盡日而震不以王貴屈

魏昌

魏昌在宋時自蜀來徙世有聞昌木訥人也章服靡
屨貌朴望無威儀居近市而堂涂甚脩潔疏池置石
馬埭隆然有幽趣意故徐公有貞祝公瀨劉公珏皆
好焉恒與游昌既率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
簡也數相和為詩沈啓南圖之一時傳為盛事而吳
公寬為之記李公禎伯書於壁人尤豔焉繼文有朱
宗遠者行義亦卓為時所重其屢親媀內外皆有禮
焉人以為稽四方來歸者頗食之三七五郊不為客
有所輕重故合嗜滿人疑其有俠行然不詭於流俗
侃然正議余少則聞之先大夫云

閻丘甯用 徐訥

閻丘甯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吟詠嘗
跨牛行且為詩人遇之不潮也雖田墜悠悠有康且
不污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
公大人居家禮範肅恭斷斷如也每晨朝其家人誨
諭之皆諾而退又集古賢行為書可施卿間與嚴志
道許蒙正者俱相勵以敦義儉節吳公訥極推重之

其季子即御史中丞恪

贊曰往閻里優游時有敦厚不欺其志以德隱於窮
巷市人而公卿大夫皆高其行惟恐不得交焉或不
肯為人知而郡邑吏乃為鞠恭屏氣候焉至不得前
况敢凌之非禮哉時之盛如彼自後男子未傳輒笑
而慙者錄之必難其遺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
必也好倏而多私請乃橫於里猶盜處士名故雖有
好賢等禮遠逸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博求之野
冀復見往時而風之淪日以甚若異日豫章南粵使
君有所履禮而誦言猶謂交諷其負虛道而竊厚受
媚謂之隱良俗謂之蔽公固自古有之矣尚何怪於
今故周况之稱甚烈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幸
耶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續吳先賢譜卷之十三

劉鳳

藝事

宋克

宋克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英慨以武力自意擊劍
跡射學爲兵將比亮中原從豪傑馳逐會士誠據吳
度其無成乃以俠立於俗面折人論議無所假已
而謝客柱門取薄號臨魏晉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
藝真行草草皆有奇稱效畫古法今所傳七輝志等
類鍾元常允明論書謂如初筵忽見三代南爨蓋亦
天授非人工能逮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不減克時
稱精媚

夏景

夏景仲昭者崑山人以經義舉博士弟子爲庶吉士

文皇帝課書學仲昭書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書

官殿榜卷齊甚至 賜第與告且 賜名從日在

上已而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爲少卿太常其所守

官皆無失名譽居常好縱適遊放無不之子賦事之

亦至日爲具待所善客與之相羊畫竹石名擅一時

遠夷來者皆購其跡重賈而畫乃筆於書兄昂亦工
於用筆景旣遇知 文皇問其所學書以昂對遂驛

召入試善之夜中書舍人

贊曰書於六藝居一焉自史頡創體至於秦漢代有
改作而古今之變可觀矣夫禮樂制度無不由質而
文而書乃獨自繁而簡古之篆籀其難習甚自隋以
前隸特行唐以後始以楷用矣雖鍾張二王兼善諸
體而便於操履無踰行草法故曰趨簡易耶我 明
肇開二宋書寔擅代及盧熊仲昭皆善題染若余宗
文恭公精極楷法筆意間灑然以名德掩焉及徐武
功吳文定李太僕其所源淵咸有自哉而祝允明王
寵遂度前代比於中古可謂擅絕倫者猶謂克實始
之允明備焉微明以下其流益繁而吳書嘗冠天下
無不善學者其能圖何哉

黃子久

黃子久者本陸氏受重於黃賓故絕人負書而遊見
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
爲黃冠往來吳越間好狡儉教授弟子無問所業談
儒墨黃老以口辨屈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
乃稍變之有畫訣傳於今

趙原

趙原者亦師重巨然善為山林宵深窮遂意 園初
徵善畫者集中書令圖往賢著功名者原慮對失
旨見法

張觀

張觀者嘉定人少而遊四方見山川形勢輒志之遂
工圖象師事夏圭馬遠及與盛昭吳仲圭輩交故畫
得其法格力加造又善鑿古其所辨三代器如探契
嘗徒華高洪武中還吳卒周莊

史公謹

史公謹洪武間以伍符舉赴滇已而用薦為理士慮
天又調丞湘陰節槩甚高善為詩而尤工繪事家大
父與遊所染素多為人請去今存者踰百年設色若
新

沈周

沈周者相城里人即恒吉子世隱德不耀而重於州
里周有經世資專工於圖畫至他技亦時學之書論
之辯而特好說家故所著多本裨官雜說論所聞民
間事瑣屑咸載之頗言神怪不經聞為詩亦如與兒
女子語耕稼織衽事雖俚甚而頗切於人情其請謝

賓客無論寒暑自其里入城多寓浮屠舍人請之輒
為揮觥無崖異事親孝母夫人歿周已八十而猶孺
子甚至毀與弟友相愛撫妹孤娶有恩汪守沂欲以
孝廉薦力辭王端毅撫吳時重之數延問得失周終
無所應然有聞焉必為之動色其畫得之天性綿密
踈縱稟臨自運備盡古今之變妙絕當時至以繪畫
者皆假其名以行至於今尚然

贊曰世本稱史皇作圖書所載山龍華蟲夏之鼎象
及科斗書雲鳥形是圖畫之始也吳故多才藝而畫
尤稱宏焉子久趙原名載自前而史謹柱瓊及周代
作豈惟擅東南存典刑哉誠一代之美無復加矣至
周之跡獨多其善體物隨所意無不愜而亦以屢
者並行故耶若其重則以延陵太原諸公卿為之折
節雖欲無重得乎故技雖所自致而有籍焉余聞之
故老延陵以少卒歸周疾已革不下車排藜藿入窮
閭執手以訣則非古之人乎何以及此哉

王履

王履安道者崑山人學黃帝書於朱彥修遂盡得其
術謂漢張仲景之論寒疾備矣而未言其變所謂上
下無常合而並至偏害陰陽推本岐素為立法考又

謂諸病陽明與傳少陽所病病及太陰厥陰所薄焉
患篇有脫簡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汰蓋入之極
論內外所中及暑與風無以自繆也名曰溷濁論及
他所著上參天文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所治法爲書
甚衆履思既精手敏而視遠加之博綜方論道術善
爲詩若文圖畫學夏圭使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
在前故麗密嘗遊華山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編合
作若醫其所究通後來皆不逮

盛寅

盛寅啓東者吳江人少學於王仲光察脈所甚精永
樂間有奄人以蠱斥居外久之上望見驚曰而固
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拜官尚醫時有黑白猿
者上愛之其一忽病使寅治寅視脈謂不可爲上
怒與猿球當之使偕成寅日夜泣已而猿果死竟赦
之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咸駭阻
之妃聞命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赦賞宣德中使應
制賦詩又嘗與從官奕禁中上適至見之令畢戲
且令賦奕詩上親和以賜寅雖以醫進操立固殊
宵夢以板寄者私啓之寤乃深自刺責家故諫尺籍
請除之第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時又有

劉敏李思勉者俱傳寅術

韓凝

韓凝後傷者魏公琦之後也能論病士誠據吳時方
倅延士凝隱不出子奕有高名次子夷少凝命奕子
之承樂初從兄夷言於朝拜官奕卒夷得請歸葬承
樂中扈從時延疾上命中使視之卜史命龜歿而
悼恤之深與凝弟之子亦被遇有秩祿及其世

沈以潛

沈以潛先自汴徙宋南徙世以軒黃術相授大父新
父日章著著在前代潛少孤充精於經方藥論所治
十全八九宣德初徵上人未知會蔣用文病上遣
人問堪代者以潛對召見稱盲拜官潛質重恭謹
亦能爲詩其孫宗常尤善別經脈營氣以知人成生
按法逆順和齊湯液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宗
常按以承附或驚阻之曰脈小而少衰非補之不可
遂以愈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熱獨
謂熱寧可瀉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黎守溺不下
或窺以藥益闕曰此結絡不解痰成僻法當吐果吐
而凌如故臨緇人自謂無病忽覺神思有異晚歌笑
不節曰此陰火乘肝晚而動直以柔劑少加利之良

已吳丞妻孕而驚遂病悸醫以為疾在中神越馬無可為宗常以為膳傷耳俾服抱膳丸愈廬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脈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羊脂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温熨之所及也温之得利而愈所為治以意度之察五色診病决嫌疑定可治不藥論變化皆所自得晚無子其族乃多仕顯矣

劉觀

劉觀者長洲人父毅以醫給事 燕邸坐法籍入之永樂初念舊臣召觀還為尚醫賜第以居貴人有所苦皆令觀治之扈從北巡歸卒于溥有偶貧工數術以古經方散佚論病之淺深不能中博求之諸家書遂及陰陽形法五行星曆靡不究該以醫薦為掾史已已之後知溥者又薦之朝而徐武功素善之數引與謀溥見徐銳欲白去曹石而視徐面有異曰公旦夕且有不測果祓速時有義大夫秦州馬士權以為徐所使為疏者收下 詔獄掠訊楚酷瀕死終不挽曰徐有貞志於國猶有天地鬼神可誣污也徐賴以免溥雖與厚能滑稽取容故不及且善為詩時有曼鐸湯胤績等皆豪縱好大言然皆不檢湯所為不溥溥輒訾之溥所著曰草窓集

錢瑛

錢瑛者世為小兒醫宣德間召拜尚醫時有嬰兒生九月悸且啼而汗展醫不知所為瑛見之令坐之地且以水弄之驚啼頓止或問焉曰兒在懷抱春氣作衣帷擁之無以泄宜其驚熱乃甚得水則解近玉以平其藏故不煩藥子三人皆傳父業孔周孔貞皆其孫也時又有陳公尚賢者自宋為兒醫曰良炳者著孫元曰道者贊於孟景陽氏孟故精於王版九宮八風論道兼通其說傳彥斌仲和以達公尚少而孤母陸撫之即自刺誦其家書治瘵多全抱携至門者嘗滿馬以薦召念其母遽乞歸孝愛自天性其論病多隱惻雖危懼必欲全育之不問所從寒暑晝夜未嘗息其仲子曰希承允善其業徐氏子痘而泄眾以為不治希承視之則加數已乃稍止居頃之又作眾以為必不可瘳希承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而愈人謂錢氏專主藥藥而陳公用熱然希承官能變通故無敗至今吳業瘵孺子者皆本二家也

王時勉

王時勉仲光之孫也仲光蚤遜不欲以醫名敏少孤游於先友韓伯承父子間又從盛寅受方遂為人治

有驗精良婦有患月事不下醫調愈者敏曰是當娠與之五分之劑果得男有佐酒女子無苦也視其色頰而青曰此欠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嘔血歲千夫長年近二十忽腹眩熱且咳醫謂寒敏曰疹也以火齊湯發之而瘡出愈撫使者鄭公病診得其僻驚謂何以知曰肝脈深下知有孔洩汚然察之有必青之故勸之旋壘計五日當發至期而殺其人長者不獨以藝容止甚備而矚賞固聖儒得書之要事盡其方意獨能解論不可傳人從學之未嘗效曰吾方不爲愛公所顧天解者鮮耳子穀祥遂以進士舉於朝同時有劉子紹亦與敏名相若其所論應天道四時而治之以意所全十得八九不能盡識傳其子至孫皆精於數爲時所重

張養正

張養正者中歲以疾廢而負氣峭斲其治以固護元氣爲主往往有奇效或未病即知其死如所克人里而畏之又有多奚五者亦善論病其治效淺深能測知人所以受之故爲時所傾家大人膏賴之濟年八十餘猶調差人病不失毫釐

贊曰醫於數深矣論所謂如迎浮雲不可得而窮也

非聖人而能之乎黃帝生而神靈若岐伯天老等豈可望耶秦越人之傳自長衆君固非常人遂能解肌結筋探菴瓜慕沅腸胃後世能若是耶吳之醫自王仲光王安道韓公達公茂盛啓東劉原溥宗序至流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張養正劉永嘉數君子者或以德爲逸民名高當世而隱不見或以學術貴以詩若大自負不肯以所授禁方妄傳人或祇祗惕惕以思愛爲心故藝爲國工其稱君子而深論方術百世爲之精也豈徒然哉豈徒然哉後之爲醫心不精脉所目不能視色而况能見五臟察臉驗知淺深之度乎且其意在得精望望然志於獲又何論也

沈景暘

沈景暘善以易卜小事多驗宣德勅交南徵興英國公董師入其阻久無耗驛名陽卜之得有夫出征獲其雄狐之兆克以明日午捷當至已而使果乘遠至虜其王訖定之

贊曰古稱卜筮之用莫大於董龜其來尚矣然三代之占不同而後出者乃益不可知著雖存無復古之遺其兆辭往往載之他書何後乃遂不可復睹耶至龜策短長亦無復論自漢以來人自名家惟焦氏著

若李尋京房翼奉不知其所用占何術郭氏洞林稍稱審然今用者多似鄭玄所主五行十二辰貞晦相乘之數而卿法與書不傳猶傳其意歟夫書策之用誠神矣惟所爲尚苟能專意致精叩之無不應者而况人之所聞善敗必先知之亦有不籍焉者特神而存之豈易言乎

沈遇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名宋咸淳間能寫照遇善談色亦工用墨其圖貌雪備盡生韻永樂中嘗召見

謝音

謝音孔昭尤善山水得其管湫層深意而構體落勢態各不同營一障或踰夫亦頌刺就又善詩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卿所論士守綿州師盛懋畫不爲人作或一幅終歲不就若音之速性初之選各極其致又有范暹陳復皆宣泰間陳暹成化中畫皆有意

陳李昭 周臣

陳李昭者善識山水人物畫周臣學於李昭而益工於古所謂六法殆庶幾之其圖象大小綿密蕭散皆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縱筆無所拘長於寂淡若纖穠

麗治惟臣與寅其弟子仇璞

陳淳

陳淳者御史大夫璠之子善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名甚著又善書子栝爲圖亦得其父用筆意又有陸治文伯仁而治所圖間遠伯仁稍茂盛

贊曰吳之善圖間於四方然前數君皆以名行重時游外藝以自適故足貴也陳以下雖業焉抑又因以爲利非無善習莫能逮音何哉夫公之視古豈獨一藝而畫者尤易見上焉則不及元宋間下者益以卑又况不能自選徒慕臨耳烏足言乎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續吳先賢譜卷之十四

劉鳳

道術

時蔚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千巖來吳玄基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跌坐而遊便至已無及教日肢體猶溫如生

隆善

隆善雁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幾四方避役鼠為僧者聚集之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戊者許之積薪兩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既焚取香書四字焰中伸手授使者肉爐而體植立節節不墮雨隨而降 上喜曰此真承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濟洽

濟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任比禪寺 詔領其徒及少師姚廣孝以翼戴功不勞賞讓之而洽以建文

時用事文預知其出也坐繫船官欲久之姚將奉乘與臨視問以所言獨請宥洽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髮髮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萬金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詔與宗泐等疏榜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謙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大祐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聞經聲惕然悟一誦即得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又為澤天泉司識已之武陵參及公禪洪武間召預蔣山法會歸住比禪永樂初召修釋藏最殿若義六百卷及素所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白授受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趙頭陀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游吳興十年所食往來啖肉能頓盡數十斤行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問之無所答夜宿比寺門接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焉死時適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道岳

道岳陽山寺僧也聞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不遺一字每旦入城持誦數周他經若圓覺金光明地藏慈識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策人請爲懺悔輒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聞北都僧講玄覺析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應菴與門人論禪旨戒典宗法弘闡爲多當永豐縣公爲守日行廢浮屠令黃省曾爲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卿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犢戾難馴之性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苟欲毀除獨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起攘爭之端疆驅迫之彼失所藉如逸鹿擬而垂險恣其傲梁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取公覽而變色卽收令友之舟嘗造經二藏賞之天目山送徒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歿罄然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止而異所爲不趺坐不談義

法華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闍元寺狀鼻巨肩魁然丈夫也脩苦行神立五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間所見境云魔嬖有四怪險威皆易驅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卽斷遣將溺喪之時有所依衆則雲集或擅施稍廣卽捨去當歲儉時衆餓有願施者輒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一念卽齋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法不能盡通且寂觀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而頗能爲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其所論學誤而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爲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杜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遽遲速於其間哉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爲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憮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衆入於衆其往來猶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爲燠然肌色好黧昏然五情爽惑其動至矣而不過以爲名實道以清淨爲貴未始搜情萬物可謂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恍惚冥茫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具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

與夫局趣俄頃間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隋逮唐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平炮夫泉原徒存彼所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况其杳微圖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變應世任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因卽所睹記列之如波

周玄真

周玄真幼從紫虛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道堅有異諸員至正關來居對之報恩院能召雀立至其事毋尤孝已而愛靈寶法於曹各神又因顯浩授五雷秘文於步宗浩洪武甲申早李太師善長迎致之祈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雷所以神對以二氣運行語同儒者 上尤善之至三月不雨又禱而應乙卯又旱冬無雪命祈之皆立致遂益神之真好利物春築紅梁道路得 上所賜皆以施未嘗首也其同受法宗浩所楊宗立者亦能行其術若有異物之神見於前郡邑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孤山嘗授鄧人衛淡立修真術及藥論方伎又南游事金華道士潘雷鑑已而懇異有嚴德

昭者疾久不愈得禱禱於北帝道淵適見之與藥遂愈故一時爭神之習主壇宇其徒遂眾且傳其方至今亦秘之外人無從知

李德慶

李德慶者嘉定人始爲道士寧真宮習方論能精服所又遇淮人李隱授以寶太師九鍼法甚奇效洪武初召入辭歸會樂市中獨携一瓢道士張羽及王行高各皆異善爲之賦人疑其仙時又有郭守源者初從張簡學詩某方外事周玄初畫得其秘洪武初召領祠事頗寵異之

金善信

金善信少好黃老術嘗畜婦有子時有道士能以符役鬼物治病從學之及聞莫洞一行雷法劇飲市中叱叱怒罵雷隨之應遂傾身事焉盡得其秘益研數旨要其道以神所游泊然虛也陰晝則陽存陽無晝而與氣化始終則長生之說也故以清淨爲宗諸有焉果

席應珩

席應珩者常熟人少爲老氏學異衣冠走山澤間有所訪求盡遍符籙經法亦涉獵史傳其事毋孝至哭

泣之哀有踰常度人謂太上以忘情貴何爾爲者云
仙道有孝行明王豈悖而可言道始王普福宮已而
遷白鶴觀卒洪武中

張皮雀

張皮雀者一名道修體貌環異舉動無常人莫測也
父欲爲娶不肯去事顛道士爲師傳其術甚神宣德
中早常之巨室田盡墮馬重邀設爲壇而祈初未知
崇事也震折大樹遂焚其廩燼馬晝晦瞳龍見而雨
大注人咸股慄崑復早令請之恭期以三日雨果沾
澍人有疾者爲噫氣治之即瘳瘡覺有以久逐之者
應時愈馬氏婦或崇馬聞其將至卽昏仆已而遂醒
適過神祠衆方鼓舞祠之敬甚見則嘻咲向之裸溺
而去神爲所侮下教言其道成故不敢校也嘗鬻而
披紵絮服裝竒詭而姿奕然映徹故不覺起敬其
所捕鬼物携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所謂顛道士者名胡道安具
江人始隸玄妙觀晚有所遇授以青城太乙真文及
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景恭中旱守請之祈時已
醉登壇四顧揮斥詬訾簡所擊雲隨之合雨大作時
時伴狂惟所之故以顛稱又有曰張宗茂者傳李雷

答法奉其教謹請祈多應而不好爲人禱自尅其終
良驗若所謂解化者

曹大初

曹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知其何
所師校侈口蹙頰深目狀胡大髭髯直布而嗜酤酒
日就市中嚼臍肉嘩滌不輟口而時時曠目語有所
召呼或若有所對授靈團振於怪物者人或謂顛又
或閉門臥累日其徒呼起之或儼然坐不食亦不傾
躄人固疑其異弟子事之父者居終不見其所爲若
以闢叩馬則叱之適早祈者開陽閉陰襍礫百方士
或水之克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曰待我乎裏因謁
馬則與之期且當來詣竟令去迫明雨遂大澍連日
夜不止人往窺之則方大斲及醒而笑曰雨足乎故
始謂其通於陰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遂衆詎陰
知其誠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爲當爲發書易
可耳故多託之筮以言而極危殆解紛亂患人之惡
或有物崇馬則至其所默坐叱咤詈之若有所考核
者夫旣獲利賴愈益嚮之乃語弟子曰吾不敢私其
力爲人者能以此幾落吾事吾奉召命不可以俟矣
爾輩久此吾豈不憐爾誠何語爾大道者願爾未能

契且懼彰泄爲累耳吾少讀內景經有悟自爾遇仙
師授以至真要道惟默存修之道成後乃有取司所
守主既鬼神事不可語遇有請祈精誠法不得秘而
膠膠擾擾吾恐馳焉今乃得從所願吾欲授爾爾姑
精一其心齋潔奉所禁戒無敢犯若素所管修盡誠
爲之不懈上真鑒爾自當有所簡命吾於爾豈能忘
情哉能從吾教吾爲助爾請深妙奧微當盡以指悟
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貞其言如此蓋自元
丹陽長春之後其道或顯或隱不可得而知或謂皆
有授受所自其世次存焉特余所接見或言能變化
倏爾作黃金服食者多未驗云

贊曰夫道書所稱其旨博哉皆推本黃帝而源於老
子然其言欲以無爲治國島有所謂變化恍惚役鬼
神之事乎且莊生非十二子已亦自列爲一家未嘗
附柱下也况可取諸神仙方伎舉以黃老目之哉至
陰符楊墨鄧析兵家者流俱附之道書一何猥雜不
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莫盛宣正以前皆自元入
今又何寥寥哉豈元氏固自爲胡而異端者因以顯
其爲方術爲變司爲考召爲羽化登仙服食黃金皆
有所授之耶不然是亦人頭書鳴若秦時倉海君黃

石公者固皆近於荒時一見其跡耳乃若是著又何
爲哉若今之爲所踈也靈獨道家者言學者率歲怠
苟而可至不能名其說而望有究通者出其間耶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所自來負杖而遊翩然有塵外姿
其毛髮稿而容更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逮人見
之無不慕焉爭願請終無所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顧
或爲少嚼之則深自喜其去來不恒不知其所休舍
特往往行途中則人輒隨之有問其年者云紹興至
是三百十有餘歲矣林守世遠聞而召之問其所從
師授第云吾宋人也無所學偶自遊行於此耳無預
人已而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者時有吳甘泉
者好數能知物撫使者余公諫以跡人來言寇且至
令萊之曰寇難必至然未及接而覆其中秋日乎已
而如所克凡策人即知其生平無爽或令爲尹布算
則茫然不能測也究思累日始得語曰是先天虛一
之數也不能死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吳生數
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皆不辭

裴慶

裴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遣其妻去舉其

徑宮所爲養者悉委之衢乃浮游無所之後坐廢時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馬輒不應既而之信之山中卽爲張氏道者宮止馬間有言事良驗人愈益神之來者幾得其一言卒秘不宥酬也亡何化去

贊曰聞古有不來方人爭慕而求之者多矣然或成或不成其求者嘗傾海內力從事彌年索之窮上下而不得其得者又不籍餘力往往著之耳目所觀記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甚覈裴則近事耳人多識之言其初無甚異也而忽若有悟此誠有不可知者不然一市人而能稅化坐忘知未然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昔太史公所稱燕齊迂怪之士爭言有禁方中當世欲今幸時不好之故得優游山澤間無物色之者然可爲沉溺者勸也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劉鳳

寄寓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鄱陽人以任子主簿南海遷修撰翰林後以近臣出廉察嶺南陔颺中外久之復假江東叅政招諭張士誠遂沒士誠所羈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遊亦客潘元明雖倥偬時飲酒賦詩與張羽盧熊等流連日夜或前而爲變徵之歌皆垂淚涕泣已又爲羽聲慷慨士盡變色投袂元以太常召士誠留之乃改行省丞在兵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儀貌都雅而非戢難才虛談無實雍容自免而已博學能文章尤以善詩名

饒介

饒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陟方岳以叅政蒞吳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弛吏亦無能蹇蹇險危其身捍患者倫旦夕集諸客觴焉賦淫詞樽俎間相命爲樂諸方旣潰勢且及吳而介晏然未嘗爲計至張士誠自海濟師襲齊門介無復措已入據城內紛擾乃堅

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爲也亦不過之已而造其所請
焉遂爲所縻乃俾領省事而實無所預束手而已介
惟勸士誠猶假元號令四方歲輸粟大都及 國家
兵討戎之介倖介外京師

陳基

陳基者臨海人在元從黃潛學召侍講愷御史以時
政咎於基基謂後宮干政弊寵滋多因爲草疏上大
忤欲罪之遂隱避於吳爲人講授屬亂作開府復引
爲從事已又轉而之浙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基參
府事及其謀自王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遂
命以內史領學士院凡軍旅文符書檄悉委之士誠
無大畧不知攻取勢遽晏安徒好文爲故時有會篇
諸人與相和歌亦曾無巢幕及燼之慮從容宴笑恣
其澁荒不欲聞疆場事及與同覆基旣倖乃蒙有俾
預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吳卒

姜漸

姜漸者諸暨人當元時來吳張氏起羅致之官以行
省從事然未嘗有所干預獨時在坐席杯酒從容未
幾遽以疾辭柱門不交賓客及 國家初平吳禮其
賢才用之徵爲太常博士卒漸喜讀書文亦質而近

理

張羽

張羽本潯陽人刺史戡後也元政已失亂方作羽避
徙湖州薦授官再徙吳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 旨
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洎潔當刑而免移之嶺
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羽頗好著述文亦典雅
其紀載行事詩而有體工詩善畫今其書有存者與
高楊齊名時復有一張羽爲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
客潘左丞亦潯陽人字伯雨名尤顯

徐賁

徐賁幼文本蜀剡人來在常州元時徙居吳齊門日
事吟不暇而名遂彰徹稱張徐亦善圖染有山澤間
意張氏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虞
惟所賦詩乃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
史按粵又改刑曹陝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
以征洮岷乏軍輿爲左將軍論外獄所著曰北郭集
存

賁曰士所遇致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觀萌漸擇所
處鑿於幾先自避於數荒不見其芒穎以自異人安
得以象求之哉徐賁張羽在張氏主爲所羈然居卑

不與謀議卒免焉而亦蒙時猜雖欲竭忠致節輔當世之治而人謂如二三其行何漸也幸保首領亦其名尚微陳基在元能正諫雖汚張氏嘗勸其毋專竊據故以文儒獲全若介有守土之責而竟為張氏用雖云迫脅志在苟免其若封疆之義何伯琦尤為元

近臣受方任失地不能必亡之又不自貶稱而日與從容宴樂不思食其食之謂何而且以文史玩弄給人之娛是焉得無罪也哉得歸於首丘又何幸矣至二三君子之才皆一時選其書多有傳者故備論之

李幹

李幹家本睢州元時佐守許累從征後乃與其將擴廓同抗我師兵敗被執置京口已而選所俘才足用者任之方改制度議典文舉禮樂幹皆得預焉及列六曹以為即吏部復兼相 秦王謀議軍事召還議不合黜居夏州又召入直晨趨禁內不敢挾扶已篤老備劬行 上憐之遂得謝來吳依故人盛遂居卒年八十六無子遂為登之幹明習故事值國家初建有所創設皆綜論焉不為無助

吳福

吳福者鄞人也以給事使琉球海風蕩然傾摧在俄

頃展惟恐懼不知所謂福說辭慰止之云當必無恙者但謹備之使回領典著作出按察豫章後入守禮曹修諸經疏義出茶政陝歷三考遷布政闈既得謝來居吳子憲完憲以孝著且以所居讓諸弟柱用嘉賢之謂其可比薛包

周伯器

周伯器者黟顏轅長上短下始來寓吳以授經自給正統間閩寇作尚書金問往征厥討乃拱立道旁自呼有嘉興儒人周生顏效力行間尚書顧而備之曰生既欲從可仍儒服耶遽曰諾敬易之短衣楚製介幘趨乃納之與僑軍事大見信用號令文符皆主之當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故抑不叙伯器好書年八十猶矚校兩漢正其訛

贊曰李幹元臣預謀國軍敗不能必以儒冠獲復用遂委心焉出入盡瘁能老焉者焉則擇木其亦得所從耶福奉使絕域出萬死其陟屺於外久才亦有足稱者子復者廉讓節其慕大吳之風而興者哉伯器比壤來止效行間實不酬動然其志慷慨矣

夏迪

夏迪吉安人當前元寇作以萬夫長守崑山 國家

既定天下託以隱焉結屋海濱時詠詩自適然有所寄

郭妻

郭妻宗常本蜀人父教授崑山遂止焉妻善爲文容致而嚴常容張士誠所王行輩皆折下之氣兀妻敢直言後亦被徵竟坐之時有盧昭者閩人亦來委地其父鈞牽陞究其教誨子里人皆化之昭博究經傳漢誦諸家五詩洪武中徵爲博士學故楊州又有林鐘者自華亭來寓其學長於訓詁因授掌故崑山遷尹楚慈利僻在夷中數相爭鐘身入其囑喻解之遂皆出準化權考功吏部叅政山東坐事卒

孫太初

孫太初者秦人也有逸才嘗有所避縱游江漢躡屣數千里走齊楚踰汶泗嶽麓數壞成躡焉於是來吳太初容觀甚偉肩體堂澤人望而親之喜談神仙事又善爲詩吳爲詩者首賀諸君皆狎焉喜名者爭造門進飲食服玩食酒能多而不亂終日酣暢登高望遠有遺世去人間想時遇貴遊或談朝市則又歛歛施於名實善爲經務故時貴後好之嘗病羸人以殮事既而愈悔其羸志人亦知太初非忘情者喻之婚

官乃益憤憤詩多悲激有不平氣時倚柱而歌其音哀切少年和之皆泣下沾襟復自放袒裼號呼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持此安所稅駕已而人導之娶施侃妻之妹建業劉麟龍霓亦來在吳越間相與往來而獻吉章亦遇與相應卒年三十七耳劉公嘗稱之云與太初對令人坐忘其爲人題目之如此

方太古

方太古者蘭谿人也少則有美名能致客四方來者日益盛會壘其親諸顯者冠蓋道相接士人里中父老無不畢集族之人嫉之乃謂其所親兆吉壽昌大途夜發其藏訟焉不得直其宗人或行賄顧坐之逸之吳楊君謙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其性迂緩好潔高自措尤有氣慷慨嘗與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匆遽欲疾歸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滂沱明日乃謂客曰昨與洽吾乃徐步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彙擇姬水以父友事之謹嘗與徐紹卿先生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裯席余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携白褚藉之寢迨明視之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髮積者此其輕體善寢殆何以致之子循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詢其家則

已散佚無存者惜夫

宗伯昭

宗伯昭者宣城人父爲方伯閩嘗携之見於鄉先生林見素時年十七許以王佐才性輕財好推分恤人之匱緩急向之無不竭焉者遂以俠聞然非其意能讀書卽所解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究尋義若不及有所避來吳見徵明諸君遂領馬日與遊屢言兄弟皆爲石交時有和歌才亦相埒聞之紹卿先生言其豪且善罵嘗與省曾有所居間其父或醉語卽罵坐起云乃公與若子交寧爲君耶且否者我寧識里人與圖議也予嘗於他所遇之時已老亦卑之無甚異特頗能誦太史班氏書且言往所交游時申一嘷有丈夫意

替曰吳爲古名都士之以才名者必之焉則易以聞著謂亦之邇與朱然耶又或譬之弓冶焉則角幹之重醪矣體斷目與上下其齊陶旄之功其所賴故多耳太初故與海內士交然萃止吳久人尚能言之雖不能輕舉稅化猶疑若御風去者此其人固游於埃壚之上不可度思夫夫方生奇峭傲斲軒然自爲名高亦以二三君子皆一時重翼卵之遂得與相軌或

以爲善論不可測則不知其內挾何術伯昭後盈之以故不容於鄉以彼其才而遑遑道路猶且肆已焉所遇無間貴賤即凌出其上人亦不覺下之或惜其善家子一日墮輕黠哀之故耶所謂王佐者烏在至其所著書果未有足觀而行事相類者習氣然乎哉則魯昭公之學楚言是也其能無出乎

續吳先賢讚後序

魏學禮

余以端蒙大淵獻之歲旅食 王都獲交當世君子
昔所顧無弗從焉者且得觀于 上所建立軌極創
制造法順承天地神祇辨物類之官豈不信哉豈不
信哉盛德太業至夫極矣度以加夫若神道設教
睿明所為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聲容禮樂備在斯
乎余小子竊欲識焉而未之敢或責以既觀其盛無
所發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學淺聞所
敢議若賢士大夫言論及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
請俟他日乃有來自南者以于感先生所為吳賢人
有聞自昔著功烈行義於時者書示余詳哉其言之
也夫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秦伯以謙
德摩造速延陵季子闔閭子胥以來號為多士而言
游以文學稱於七十二子間則吳雖僻小必效情數
其華道者明夫夫言之章章以昭識考中訓定庶乎
故官是以能效其職百工是以能成其嘉材民是以
能有信鬼神是以能有明德使不有所教之幾何不
瀆亂夫次清而無別已哉故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
異夫既以刑賞予奪榮辱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

失褒毀刺譏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行所值患害而
為陳於衆所視不能以情易者疊疊休惕戒恐保任
如不違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謂有求名而不得
有欲蓋而彌章或微其文於此而義見於彼或指事
正名考見成敗無所遁於千百世者是以崇讓博觀
備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斯在而義歸揚權有以也
夫且時殊變成功異人私其識執所是各自賢其行
而不同務要以度衷明分奉禮成義質信於君子謹
其端緒表見之徽之立功立事古稱有五者故有以
德建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勲者則有若金閻徐有貞
其人乎以言蕃範曰訓者則有若文定文恪
文恭其人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襄毅文莊其
人乎明者其列曰聞積之以時曰聞者則自仲舉以
下不可更僕數也是多爵服重列嗜官厚庸出入有
詔於國名謚可徵於往至夫樹貞信操一行雖未受
任不違其難若造士仲理公敬所事不有躬若季果
矯阿辟之心狐特厲方若仲光葦反才擅故壘皆齒
擗數遐僻陋無黨易以淫微無為抽引暴之於後者
乃咸載之策雖其文頗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疑者
闕之雖闕之故賴以見以而推之賢人君子所以行

權合變審形錯宜屈伸進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援近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舊聞卽揆量和齊祓除其過以昭明之無有解還散佚墜失之患紹前之陰明系胷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茲乎意在茲乎余往則與子威先生共差次吳人士謂吳壤隘偏惟以弊賦從上之役嘗重天下至才之所生何敢倭爲飲聞務盈焉者若其爲道遵德履信祇暢朝夕猶有先王之遺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砥其業小人勤恁膂力焦勞卑弊雖名街居衢處之國四方所走集嘗縮穀財貨之口而屢脂膏者不自潤其風儉儉而習織細猶之饑匱困竭獨運喘不敢爲非若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絕擅仰機利而食者屨亦隨時而遷非必其故至通者奸游亂法敷衍文網乃時有之聞之亦一二輕儇滑禍作爲虛譽內挾詐力而外以交結郡國豪傑行其私俗之淪濡其何日之有且其氣炎有以鏢之而動色高議格正其間得無望於綱紀人經放誨督厲之君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後得以覽觀固有在矣

續吳先賢譜後序

游自燕冀婦見於子威先生請業焉得奉所爲書則家大人咸預繩焉者水悚然拜曰是將以信諸後謂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者也自伯叔甥舅一二兄弟實寵嘉之水也敢不再拜先生遠述避席曰是非吾所爲託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識之表旂分物督不忘善哉其爲訓於世乎况我州黨稱禮義之國絃誦之聲四徹於却是賢士大夫之所慮也夫盛德必世嗣太史公所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列在王室者也若其數荒抗之專行獨節不顧世是非君子比度其衷上下儀之著之話言以類象表微志晦關幽明有憲也幾何不大氓其跡而湮替跡絕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况敢顯有所論議予則予舍則舍不自退託謙讓顯然見於篇乎故非先生所自爲載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與之爲記則有數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其辭而節裁其義不有所刪黜其複則有所釐改刊刷其間藻

潤之豐蔚之美琢追之溫厚之則精瑩之可嚙吮之
旨弘雋之有斐之文故書而不典者其語迂作而不
比於順者其語犯指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語誣深而
刻棘招人之過者其語盡直而無所涵畜者其辭儼
寬而芟鳥以亂者其辭枝是以詞谷之於往聞而揆
驗之以圖籍謀稽之先所列參觀之親所與接耳而
目之與人之譴然後侃然正色奮於筆無所避謂
善誦善誨烏有迂而譎側犯而險陂誣而傷善盡而
許儼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乎哉故君子觀於是
謂貞慎怒思有質要也乎格慙忍可明徵也辨精博
淵可永鑒也夫貞則不媚慎則不戾怒則能公思則
能敷故若網若綱可循而理者率瞻有體也乎故能
信格故不惑慙故不忘忍故不思辯故不消精故無
隱博故淹備淵故能紀之遠支縻理貫聯會滂通者
漸洽詳嚴也微文以示而淑慝不奕則所以俟百世
也彼狐兔寡聞不說學則以是爲憊曰矣使夫人不
得肆焉且何預執簡而禮有所記雖載簡之文不無
專以善許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吳自張勃顧夷
山謙之陸廣徽以下皆有所著錄雖頗有缺佚然代
有作者彼皆非耶且無亦廢墜是爲懼前之數君子

者或放失馬則從而籍脩之故先生亦有所著手以
成一家言水不敏竊私其義敬受簡於先生請卒業
馬後之探方牒求逸書徵郡國故事者安知不以是
往也